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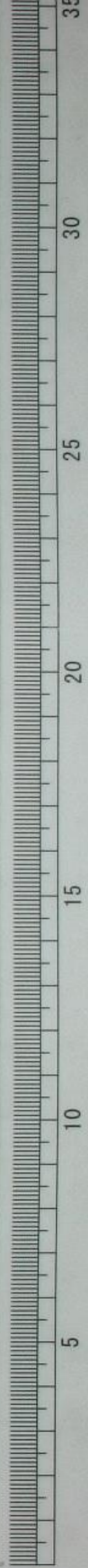
元許文忠公至正集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3

5



文庫11  
D 73  
5

27

5

元湯陰許文忠公有壬著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靈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山公少年卓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汭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莫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然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



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切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中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矣

綱目書法序

朱子感興詩蹤舉三朝而不他及其有激於歐馬而綱目之所以作也周不綱非一日至命三家為諸侯則其綱不復可振矣此一

家託始之命意也晉史帝魏習鑿齒已病之唐書紀武則范氏之論至矣通鑑千三百六十二年事如指諸掌偉哉書乎其文則猶史也朱子慨然本春秋之旨任筆削之重主正統以明君臣之分嚴書法以誅亂賊之心其取義大矣永新劉益友先生作書法發明之其徒進士胡廣者照磨馮君敬修欲其說曝於世俾抒其概噫朱子之心憂世甚至非矛盾溫公者也民藝物則之所係則因革生焉諸侯僭王則貶稱君無正統則並書不相下帝昭烈以明正統書在房以合乾侯死楊雄之任莽卒陶潛而係晉皆凜乎斧鉞其筆君臣之大義明矣他如與義微旨益友之撤覆發其韞殆無餘焉若夫開卷之初命三家率舊文者終卷非一義苟至當吾何異焉蓋綱目成讀通鑑者有所折衷而亂臣賊子無所逃罪矣二書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益友之書適而不牽會而不撤智

周於理而力周於文矣或謂孔子作春秋三傳且相異同朱子學孔子者益友書法果盡合朱子之心乎予曰朱子之書主褒貶其心易知也昔之書今之削昔之遺今之特書揆之以始末律之以凡例舉此以見彼寓微而示顯者益友之綜覈精矣竊嘗一二致疑沈潛反覆祇見目力心思之不逮而足之所未至固未易悉其地之所有也然則書法一書抑綱目之不可無者乎後之人有如左氏公穀者操戈而出則非區區之所及知也

國朝名臣事畧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 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之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威德大業之所著自顛穹生民之未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知老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

而遍知也 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學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攷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摺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 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覩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

安南志畧序

士為學當籠絡宇宙天之所覆宜皆知之而或窒於遐世於邇里  
聞見間有弗深攷穹壤之外渾淪之墟尚可知乎淵明覽周王傳  
山海圖以自適其胸中之奇高世之致可想見已章亥所步予無  
得而究焉其得而究則士名者可不知乎安南見虞書漢唐來職  
方氏物也宋未平納款於我 列聖容煦示王者無外而已非  
有所利之也然其山川郡邑之所直風俗之所尚物產之所宜雖  
職方氏有不得而詳焉載籍雜見非習其土罔克傳信會而定之  
博洽之士病焉東山黎景高其國人也習其土者宜莫景高若也  
入中國五十年采之載籍參以所習為安南志畧二十卷至順初  
朝廷有制作上之於是景高之書與其名不朽矣好事者將板之  
世乞予序之夫自成周九譯入貢二千五百年中雖叛服不常亦  
中國德化厚薄之所致爾我元之興不招而來厥後自啟邊釁我

則威之其來格也我則懷之此我元待安南之大較也至於出師  
遣使之旨詔諭錫賚之恩與其臣屬始末之情狀是書一出概可  
攷焉景高在其國佐彰憲侯陳鍵幕乙酉內附其國邀擊之彰憲  
戰沒景高抱其屍馳出瘞之邱溫懼夫忠義之湮沒也故紀錄尤  
致意焉其義氣又可知矣然則是書之出不獨知異域之詳又以  
見人心天理之同者固不間於遐邇也其亦有補於風化者乎

琴泉先生詩序

漢陽文學掾湘瀏劉嘽光遠氣豪而溫學充而貞與之游知若人  
游之久知若翁翁字山甫蓋今之隱君子也昔長沙趙公平遠典  
刑一時尤相厚善家貧有襟量士大夫過者無不款接藏書教子  
掃絕塵俗惟癖於琴平遠號之為琴泉先生其有得於琴乎古者  
成人以樂養其情性而蕩其邪穢今則無矣鄭衛嘈襍萬耳一聲

聲之正者獨琴近之故嵇康嘗謂衆樂之中琴德最優幽人高士  
養心理性舉有託焉平遠多藝尤精於是度曲審材斷削漆絲悉  
身為之顧挈是號而被之則其能可知已天下之水泉為勝水之  
原也海雖大受外所輸非其自出也今夫發而涓涓流而滔滔微  
而為溝池瀦而為江湖以輸於海而無窮皆吾之所自出取於內  
而不求於外者也而其為水也猶雨之始隕自天潔而不汚者也  
易象蒙中庸時出孟子之有本皆有所取琴則何取焉豈以其始  
達也歷澗谷觸崖石淙然鏘然幽響振越和之以清風亂之以松  
聲山空夜聞其有契於吾琴乎抑絲木為聲假於人以發者也泉  
自然者也愛而不可挈也寓諸器而寫之泠然流出於絲徽間彼  
有無窮之流此有無窮之聲聲與心會物我兩忘不知琴之為泉  
乎泉之為琴乎山甫之為琴泉乎琴泉之為山甫乎吾聞其人淡

然無所好豈屑屑於藝者寓意自適以發其胸中之樂爾年令七  
十二飲食起居如少壯時其又有得於琴之外者乎予以平遠之  
交知其友之端以光遠之子知其父之賢故喜為序之

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偕其弟顯夫始入京  
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出所著曰千樹栗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  
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為恆產獨此爾閱其帙知其學已充  
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產不但與千戶侯等將與萬戶侯等承乏山  
北憲幕歲辛酉當大比時語同官第一人必在誠夫已而果然為  
御史為左司都事皆與予同事當大廷論議不顧忌絕去儒生拘  
迂懦訥氣習若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病尋卒於位既葬  
顯夫出所為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檄山南憲下所部刻之梓

而俾予序其端夫士之生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論材未嘗不為誠夫歎歔使天昌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猶昔之意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嘗盡其材而幸得顯夫為之弟使其文著於世傳於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為別集片言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矣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予敘也獨列其守官梗概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長而信其見之文者非空言也顯夫今監察御史文如其兄二宋之名於是益著矣

智子元越南行彙序

鎮陽智熙善子元以多學濟卓犖之才大德間宿衛春宮冀速化行其志命與時左為南臺行人轉椽史又不樂棄去今太師秦王

右丞相為南臺大夫知其才居中書擢西曹椽 皇上即位故事遣使頒朔安南行者超三級歸不駁降故自售雜還而薦私者亦復沸騰久不決乃合議堂上丞相曰智子元可欲行者與智面較優劣眾口始塞於是子元以禮部郎中佩金符為介使以行既反命出紀行詩彙徵言表之禮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况天子即位乎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况蠻夷小國乎安南先宋納款我不拒之天下既一彼復反覆我不銜之褒嘉錫賚不吝也然自世祖時召其主入朝而為辭幾易世矣世一來王且不能行而朝廷每勤行人涵容煦育大抵以見我元之天地其量也觀子元詩其處之之道大較已見矣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掄才大安閣下予首舉子元甚力丞相喜且云智子元佛法亦通宜亟用之而下坐他有論薦可否持久俄丞相起遂



輟凡使安南即酌美官子元獨留滯餘一年雖然丞相不忘也一  
旦柄用其亦自行其詩乎讀之竟序而歸之

左丞張武定公挽詩序

大德五年朝廷有事西南夷江陰水軍萬戶張公時鎮通州年六  
十五在行主帥儉人且夙有隙公策可決勝皆扞格不入賊圍帥  
急公發三矢斃三酋解其圍帥復遁去公死之蒼頭張如山負公  
屍歸孤漢走赴及瞻如生葬京城南中疇里先塋朝廷錄其功贈  
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  
齊郡公謚武定通人立祠奉之詔為功臣作傳漢狀之太史而太  
史張起巖又銘其碑漢曰史若碑固傳信來世而史巖金匱碑在  
兆域何由周及鄙誠欲速託之多詩公其遂名天下乎於是凡識  
者又請歌之聞者從而和之積久充溢則為別卷俾有士為題辭

嗚呼孝子之於親其心痛有既乎親之喪雖一而喪之遇則異親  
有疾視起居奉湯劑始終無毫髮悔不幸考終念罔極之德且創  
鉅欲滅况李溝感截畫之痛於終天者乎起居不得而視也湯劑  
不得而奉也聽而不可聞也望而不可見也追而不可及也則唯  
有知善而傳以顯於世者猶可及爾故一人知之不若天下知之  
一時知之不若後世知之使天下後世知之必其人功烈之不可  
泯人心之不容自己者是固不可力致也而不能不致者孝子仁  
人之心焉古之人臣功德在載籍者君子知之庸人不知也有婦  
人小兒田夫牧豎皆能道其姓名者豈不以傳之者衆感之者深  
乎人之志發為歌詩衆聲鏗錡流播遐邇動盪心目淪浹肌骨文  
之感人易而入人深者也託之以傳於天下後世則吾親之亡猶  
存矣公少能脫父於獄南征北伐皆有功老能奮身死敵可謂忠

矣漢起家拜南臺監察御史遷內臺風采振揚號才御史所蒞有稱以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致仕有壬入京一見相知延祐二年終嘗為之作挽詩矣今二十餘年而集賢之衰老益不替可謂孝矣噫天地無窮歌詩亦無窮孝子之心庸有既乎然則武定之忠集賢之孝皆可歌而傳者也有壬特與之為糠粃云

李遂初文集序

有壬總角師廬陵李秋山先生讀書零陵後識其從子遂初於京遂初知予予未知遂初閱二十五年辱惠書武昌始知其學之正文之粹而不知其行之如其言乎及來湘南士論籍甚又知其行之如其言也遂初兩為邑教作新學宮武斷吞學地前官不敢與角則挾而出之長岳麓山外侮內訌勝以定力終更帑有餘繼廩有餘粟以貫石計各若干非毫釐不私其能積多若是耶嘗論校

職明天常以淑世作人以資用他莫重焉而世每易之易之者非也使人易之者何哉教事不修頽廢不葺惟既廩是徇若然則不但易之而已也其視遂初得無愧乎江南士名者例為文能者鮮矣能者有之及施於事猶畫工不知梓人之制繪為宮室跂翬炫爛按圖作之則焚錯迷謬矣士有能文而施之不悖者予固願見而樂道之况師家佳子弟乎承示文彙為序其端讀之為竟正者益熟而粹者益昌矣蓋源乎經而委乎道宜其施之而不悖也始識遂初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得其詳得而不能振起之獨幸得序其文予其有愧於遂初乎

至正集卷第三十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一

序二

陸宣公奏議纂註序

蘄春潘仁彥賓為陸宣公奏議纂註南臺御史上其書且荐其才  
 可職校湖廣省調寶慶儒學正而移其書中書下館閣校勘館閣  
 題之湖南僉憲高昌赫公國寶尤愛其書請予序將刻之余惟三  
 代後賢相世有其人然匡輔之業功於一時謀猷之文功於萬世  
 有其業而無其文者多矣有其業而有其文可施於一時而不可  
 施於後世者亦不少也至於施之當時而已效用之後世而不竭  
 矚然與聖經賢傳並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悖者獨陸宣公奏議為  
 然爾東坡以為古今之精英治亂之龜鑑豈不信哉國寶始作邑  
 即有聲為御史兩臺僉江東憲移湖南聞其能政而不及扣其所

得及觀是舉則知其有得於是書深矣夫舉是書而施諸用君可  
以為堯舜臣可以為皋夔稷契况一道乎國寶以其用之不盡也  
大其傳使人有是書得其位而施諸用則疲療何患乎不蘇風俗  
何患乎不瀉而天下何患乎不治其用心亦仁矣余聞部使者率  
榜笞彈黜是急國寶獨汲汲於是蓋有見於遠者大者繼今樹立  
其可量也哉

### 送陳季和序

大德辛丑有壬侍先公官衡陽鄰安仁陳君季和館見其學與之  
交石鼓雁峯花藥之勝時往必俱詠歌唱和無徒嬉也得荐待試  
季和又同判乙巳余隨侍湘潭別焉季和取李陵詩努力崇明德  
皓首以為期為韻作十首詩始以責善中以期待終以惜別有車  
笠不我忘寄聲長相思之語當時讀之已為悽惻丙子歲始會京

師俯仰之間三十二年矣人生能堪幾別哉而三十二年中江湖  
風雨悲懽得失不知季和有詩幾千百首能盡述之也余僥倖逾  
分中間父母兄相繼傾逝追思昔同遊時在具慶下讀書外百事  
不關慮其樂終吾身不可得矣故余雖樂曠久之會遇而又有深  
悲者焉季和歷邑郡校官當陞教授教授員浮於缺數倍在昔有  
皓首不調之歎至治辛酉選部以巡檢則缺浮於員始議借注以  
八品借九品而當時執政且謂巡檢為流官教授在流外夏夏靳  
之予時主事天官力辨於堂九品監當中州得借孰謂八品師儒  
且置要荒而反不被若乎其議始允選部行十六年季和今借授  
寧都巡檢始釋褐矣 聖朝列聖崇儒 今上諄諄播告在  
天下耳目而姦人抵巇賢書遽罷天威赫怒罪人斯得成規治具  
駸駸乎復矣以季和之賢之學髮蒼蒼而方試一命局以定格不

得施其長天下之知季和者莫予若而予又執政乃處之若是其愧於車笠之語多矣尚欲膠縠以妨賢路乎然而予則誠有欲然者在季和則何慊乎哉素其位而行抱關擊柝雖賤必敬况綠袍挾弓矢率求盜為人除害者乎使一方盜不作作必擒民得以安其田里是獨不可為政乎古之君子其取也廉而其效也博今之君子其取也肆而其效也畫季和為古之君子而予為今之人也昭昭矣於其行為之列昔日之好與夫今日之可悲可愧者為序以餞之

玉淵集序

衡安仁陳雍季和奉其父翼卿先生玉淵集請曰雍先世並葉擢第里人號所居青雲里吾翁有聲場屋世變隱居百念蕩滌獨不能忘情於詩幸哀而表之翁其託以不泯乎予少在衡與季和游獲拜先生先生頎然一偉丈夫蕭然有林壑姿聽其言藹如也季和玉溪世傳得其道先生從之游得其學視世聲利敝屣之不若予時甫冠不能問且銳於進修未知世事之真可輕也今誦其詩而後知其人焉昔人言詩非能窮人窮者詩乃工然窮而工者多怨悴無聊之語雖強自寬釋猶賤丈夫忍怒形色有不可掩者今夫螢窗雪屋殘缸獨坐山莊野館風晨雨夜他人有不勝荒寒悽楚之悲先生目之所遇心之所觸形之歌詠冲融蕭散而無一毫抑鬱不平之氣始終卷帙無一章投贄奔趨之詩其所造不淵矣乎哉至於夢中談仁則於信道篤矣其於方外亦寓爾先生名一霆玉淵其號也壽八十五而終季和能世其學先生不獨昌其詩又昌其後而詩之傳益昌矣奚必予託而後不泯哉

宣政使楊公行實序

西夏楊公亦執里不花延祐間為行御史有大姦席勢惡竊鉅位人重足側目擊之不報遷內臺又擊之所恃城社禁掖媒孽為遣出僉憲入貳長右司皆有聞監憲五道力農桑修學政勵風俗教戒家至乙亥七月上京有東門之警由戶部尚書拜治書侍御史俄除陝西左丞未行政同知宣政院事遂陞院事昔嘗以母老棄官歸尋監河西憲無何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夏民惜其去有釋之者曰公之道行於此夏人被其澤行於臺諸道被其化立於朝廷則天下受其賜河西獨非鈞陶中乎序其說以錢持以示予曰之人之言予懼其浮也不頌而規予望焉嗟夫呂鉅車舞世未易一二數宣政公自河南監憲召為戶部自戶部四轉至一品位益崇而心益卑名益起而行益修可與語大理矣士之生世官崇卑不校也顧稱與否耳然器之大者其受必大亦其宜也故施之

高者其及溥發之力者其志遠使人器之而崇卑之效不能無別焉 朝廷以西夷素橫因其教而柔之西若南幾千里戎馬部署分職大小皆付宣政弄兵竊發則彌蕪之其任亦重矣宣政修敝舉墜人與其能予復何規規繼今可乎宣政位雖高任雖重然外是則所施尼矣一旦置諸鈞衡首諸風紀以厚民生以正教化其重不百倍今日乎且昔之為憲或隘焉部若院或拘焉隘也拘也彼之宜此之戾也亦思所以宜於此者乎挈其綱審其機本之以至公守之以至誠吾之所施無適而不宜矣世之修飾為筌蹄獲其欲忘其器謹於取急於成者眾矣宣政毅不可奪夫人知之而予又及是者責善之道也以是為規可乎宣政曰命之矣因書以爲敘

贈寫真陳芝田序

翰林揭侍制曼碩序寫真者稱錢塘陳鑑如父子獨臻其妙余不識鑑如識其子芝田丙寅歲嘗寫予真小兒始學語乳者携而過即指且呼兒日見惟便服像乃朝服而瞥見識之於是知其得余之深也始余未相識人人稱其藝及作余像始知其能雖知其能而未敢許其至蓋余見識素淺且慮天下之人將無蹴其右者求卒不獲又得曼碩之言始挈余信以被之為之說曰志於道游於藝藝固後道君子取焉者蓋有好道而盡於藝者也繪事亦藝也其天機之深物理之妙有非淺近之所能窺者就繪事中人物最世目近習工之尤難人知芝田之工而不知其得於筆墨之外者且似者形也似之者非形也神也形外而神內也外而最著者面也形主焉內而最微者心也神出焉使心而見於面內而裸於外其為道不既淵乎故有得其形矣而識者不以為似得其神則雖

眉目之有參差容色之有淺深望而知其為某也芝田好論人賢愚壽夭貴賤有人倫之鑑故其所造不例人之難蓋相之與畫名雖異而理則一得於相而不能畫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相而能深於畫者也不得於相而畫者不過為肥紅瘠黑庸史之筆爾以韓幹之能僅得趙縱之形昔人列吳晉而下名手才三十餘人卓然可傳又不過數人則寫照為藝豈易言哉若芝田者蓋卓然可傳者已京師三十年畫富貴人不知幾輩得金帛積之可大富而散若土苴受知延祐至順兩朝才被一命世知其藝而不知其為侷儻人也故併及之

送劉光遠從右丞朝京序

衆星麗天而拱北辰百川行地而宗東海在人則朝覲之義也臣所以竭事君之誠君所以豁疎遠之蔽舉係是焉君臣之分立上

下之志通朝覲之義大矣哉昔在唐虞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侯甸男衛要地有遐邇故見有疎  
數焉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禮春以圖事秋以比功夏以陳謨  
冬以協慮不獨執贄備禮而已也秦既廢古後世有聞不常也我  
元之盛跨軼三代親王守分土非有命不敢朝官守居外者行者  
十行臺二長官秩一品皆惟幄重臣朝廷有大事則徵集親王大  
會京師陳祖訓申戒約鴻謨大法有古不及饗勞而歸莫不感悅  
而安其世守行者臺則遣使入請臣某請入賀不敢擅奏可乃敢  
行或易人惟命得請率僚屬奉宴幣及既入見以宴幣上太官  
升辭為竣事享賚之厚薄顧上之所知何如有壬官京師竊聞老朝  
官言世皇時外臣入見必問部內事甚悉部內事有利害可  
罷行悉敷奏之雖不屑屑四時而其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之意宛

然隆古時也今天子即位湖廣省臣以典故請右丞以上命  
行掾劉謙光遠以選從且行請曰謙昔計協而黜雖入京猶未也  
幸今從右丞公入願勵不敏光遠進士除教授漢陽三年省臣才  
之羅致幕下尤為右丞知拔行革中以自隨今湖廣控制地幾千  
里其最為民害者幾事其最為法蠹者幾條省以兵聞四方果如  
所聞乎猺黎猖獗飛輓方殷亦有道柔之乎右丞明習時務老於政  
者也此行見天子必有敷奏而行之光遠亦思所以助其言  
而推其知乎不然人人可以從公于邁也光遠是行觀朝廷之盛  
歷山河之雄亦必充然有得措之事業若夫往來僕僕目之所接  
心之所會但以資歌詠挈巨軸歸曰吾文士斯可矣則非所望於  
光遠也

擊壤同聲集序



聲在天地間為雷霆為裊崔竅穴為鳥獸之鳴與凡細蟲之可聞者為水之磯瀧物之夏磨雖重輕清濁和戾之不同其出於激一也在人為言而行不與焉言有喜怒皆激也而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聲而至是萬物之聲茂加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滔未瀉其朴未凋其發於聲洪龐渾厚而自然之文實具其中及靡靡之聲作淫哇嘈雜天下化之雖以小雅不免怨誹况騷乎况降而益下者乎江夏熊君堯章讀書不任喜作詩無愁憂促迫無聊之聲彙其所作號擊壤同聲集蓋言生太平之世安於耕鑿猶野人自樂擊壤於堯天而欲同聲相應於數千載之下也聲同矣樂有不同乎詩特其寓寄爾昔康節伊川名擊壤不獨同其聲直與之同其天與康節伊川同其天當自知之求予序因以勉之

壽慶集序

予至順癸酉記孫義方壽慶堂繼為文頌以章其孝者聯編累牘義方錄以寄予京師予固喜其母健而致文日富也戊寅予南歸則其母已棄養矣其友萃為壽慶集求序其端嗚呼昔之壽者今無所見矣昔之慶者今為創鉅哀苦矣則斯集也非蓼莪之詩乎世有養不待而為終天之恨者義方及養而母又壽逾九十有子有孫若可無恨矣然孝子之心失親一也宜計其壽不壽哉耳及養而壽哀且若是則不幸不及及而不得終焉者其為恨詎有已耶則凡世之幸而及養者可不竭力以篤愛日之誠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之哉予永感之人追思昔時及而不及者多矣身不及矣而竊有望於人焉書以為壽慶集序

大元本草序

溘樸散而後人始疾醫藥感而後疾始熾醫藥罪乎非也不明者

之罪也醫必方方必藥而良惡之異性風土之異宜真贗之異用必本草而後知和扁神藝藥非精良疾不能已然則藥有本草猶辨貌有鑑出師有律其醫書之近而尤切者乎自一日七十毒後究心遺經三卷者梁之陶唐之蘇李蜀之韓宋之開寶嘉祐諸賢增三百六十種至一千八十二種可謂詳矣然梁限於江蜀局於西南宋畫於白溝唐雖一天下其訾翔漢一時懷柔不能一家也則異方物產有不得而悉者已開闢以來幅員之廣莫若我朝東極三韓南盡交趾藥貢不虛歲西逾于闐北逾陰山不知各幾萬里駟傳往來不異內地非與前代虛名羈縻而異方物產邈不可知者比西北之藥治疾皆良而西域醫術號精藥產實繁朝廷為設官司之廣惠司是也然則欲廣本草以盡異方之產莫若今日也聞諸故老至元間嘗議及是而後不果明陽朱軾仲倅述大元

本草求序其首書有三綱九目其明部屬謂舊本始玉石人部居草木後為失次萬物人最靈乃始人部餘各有次而終以鬼產人部首列內外景圖詳疏其下舉元命之秘生死之闕昭揭諸世蓋欲使人人自知有此反而求之則養生得其本外邪何由而入札瘥何由而至醫可不用矣其不能也則醫不得不用藥不得不餌而吾之本草不得明焉始則教之以不病之要終則示之以必效之藥其用心可謂仁矣昔人窮一經且皓首此尤難為詩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性若味未必能識也唐宋修書必集眾乃仲倅自少至老獨力攻此可謂勤矣又有外部餘部以其多產異方商賈所不能售知識者少但錄其名物治證而不暇有所考覈此則予之切切者也仲倅將奉此書上之朝廷竊意太醫使因是成書哀異方之產前代之未聞者萃為一書則可以軼宋唐而信後

世矣是之謂大元本草

至正集卷第三十一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二

序三

如舟亭燕飲詩後序

京師據山川形勝四方舟車之所會風物繁富古今莫加焉北腊西釀東腥南鮮凡絕域異味求無不獲九州風土所有土人未及一見而已飛聚於陸海矣士大夫良時擇勝治具合朋舊敘契濶勞勤苦滌滯慮信可樂也而牽於事役鮮克稱遂四時節令有不知而過者湖廣者掾汝南周子嘉出詩一軸十四首蓋其在京師至順庚午歲中秋重九會諸公如舟亭所賦也分韻者九人學士宋誠夫嘗與予同在左司少監歐陽原功實同年修撰謝敬德同歲得解亦皆同時官京師追念昔時未嘗得此樂也或撥冗鼓勇強謀一歡搏沙捕風左胃右倚百端敗人意則此會之見於歌詠

至正集卷第三十二

序三

十七

而子嘉什襲以為美談宜也就九人中原功又不與詩乃追而補之者也辛未予入京見三君不得盡一語而歸况燕會乎予則歸矣不知誠夫輩還數數得此樂否子嘉求書其後予雖當時不與斯會而附名卷末亦可以如原功矣

王濯纓集序

中原自宋播浙文教幾熄金源氏分裂之餘設科取士士氣奄奄僅屬而吾鄉登第者餘五十人 聖朝戊戌之試復其家者子孫於今賴之至元間一時名德遂傑視他郡學者觀感日益以盛是蓋山川清淑之所鍾濟以前輩承啟之有素非世變之所能易也若濯纓王先生穎悟力學聲華充溢拜南臺御史僉江東道按察司事投紱而歸讀書講道發為文章蓋資之有源者也先生歿子桓仲武索遺彙得古律詩若長短句若干首走書屬序將壽諸梓

有壬每恨弗獲親炙鄉先生兩至先塋皆衰經從事不敢有請仲武能不泯其親之善而揚於世可謂孝矣詩之雄渾而清健長短句之婉麗而飄逸皆可傳者也眉山長公謂君子用心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有壬喜吾鄉文教之有素而又喜是集之出吾鄉之後進益有所取法矣然非一鄉所得而私也有壬辱後進竊願附名集中是區區之私也先生諱可與字晉卿濯纓其自號云

送馮照磨序

仁宗皇帝之圖治也謂仕入多歧不基於學病治為甚排衆議出宸斷繼 世皇之志始以貢舉取士蓋中原自金源氏滅貢舉廢且百年故延祐癸丑詔下天下聳動思見德化之盛復限吏秩廣儒用默寓消長之機焉聖人之心其至乎矣乎亦惟秋谷李公

懇懇於播越在淵時一旦爰立大議遂定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復騰鼓謗議贊其成者才數人爾士出門持數幅紙始終綴文才十一首即得美官拔出民上矣彼輦金舟米費以萬計得一命尋復奪之而吾一毫無費也胥吏革自執役幾轉而得祿少不下二十年始出官而吾自鄉試至竣事才十月爾則吾之報稱宜何如哉乙卯迄今六科內而才學名者可數也外而政治聞者可數也昔有人取凡敗於貨廉厥官者列於朝繼自今有職雖輕亦坐不敘其冑籍增年大非德行經術取人之初意事君欺君罪莫大焉督風紀嚴察之且言四書賦題世已括盡宜兼五經為疑問又言首科士無宿備而號得人今為師者教人以躐等為弟子者但事套括僥倖一中其學如此其施可知請大更張之主者雖隨事折之而當時大臣復有不悅貢舉限秩而

用事者欲因而搖之周旋扶護而潛弭之一二人是賴蓋設科來列聖首詔必有因而搖之者庚申之春則剝復之機係焉癸亥冬惴惴幾墜列聖仁明不惑邪說以有今日士之揚揚於一第者亦知其難若是而思所以報之乎吁天下之大由是出官者幾人多歧而晚者如堵也予亦玷科第官且十一轉非曰能之知行之難能懼而已泰定丁卯來鄂甲子進士馮君敬修為漢陽丞在府附治且密邇二大府不競不綵上與其能而下多其惠再為湖廣省照磨照磨秩視在朝非有聲揭於上不得也抱利器施會計間省有事假一割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探其為學則宏而有源扣其為政則習而不拘其善學而有得者今又代去秩益升而才益有所施矣江西士淵藪也予恐其但知貢舉之易而不知貢舉之難敬修歸而試語之使教者知淑人之大學者無欲速之弊而

任者不入於可議則 仁皇之心 列聖之詔孔子之教舉  
不負矣吾元貢舉將無愧於前宋盛時之得韓范富歐也予與敬  
修同出是途故敢及之敬修母獨為君子而已也

朱本初北行稟序

韓愈氏稱嵩高張道士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才以平生攘闢之勇  
許與之慎而所稱若此送廖道士則又疑魁竒忠信才德之民迷  
溺於老佛之學不出求其人如不及則知世之抱才懷德寄迹老  
子法中者君子惜焉余早聞提點玉隆萬壽宮本初朱君之賢觀  
所作輿地圖知其問學之博考覈之精今年過我出詩文一編題  
曰北行稟者蓋其乙亥歲出山乘傳至上京往來之所作也跋涉  
數千里閒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電昆蟲鱗介之  
變草木之異可喜可愕可歌可笑大略皆盡蓋其蟬蛻聲利笑傲

方外所持也專故所造也至若高句麗之諷諭無愧樂天景州賊  
捕蝗行諸篇皆拳拳不能忘情於斯世也後其家有示兒子楨詩  
夢寐其兄有相依諧眷令語則父子兄弟之倫明矣張煉師序謂  
老氏五千言皆治國治身之要飛騰不死之說無一語及之跋陳  
秋嵩詩謂由儒入仙道故能窮理盡性知所先後若是則本初之  
於老氏其善學者乎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則未始離乎儒也若夫  
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果何道哉世不乏才惟師其師學其學而不  
能一馬則泥矣自吾藩籬之外沃壤通達目如鹵莽往而不返卒  
淪於異其可歎也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勸其反初服  
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歿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焯焯可觀不  
獨詩若文而已秋谷之長於觀人當益信於世也平生著述尤富  
此一歲之作爾書其首而歸之

送蔡子華序

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分天下之治然十省之屬自筦庫而上皆命於朝非若古藩鎮僚佐得自辟也得自辟獨掾爾而復確有定式六部宣司史外已官復掾者又居其半雖大臣保釐才德兼人不如式不能錄之也且已官者幸蟬蛻矣復聽從事簡書者蓋重其其役而亦使人益自重也人益自重則事可不率而興矣盈考優升俾為捷徑人亦忘其重勞焉湖廣者號重鎮朝廷必慎擇省臣省臣必慎擇掾屬南徐蔡君子華由校官為汴州掾天歷初當兵衝時與敏給至順壬申予過南徐始識之今戶部侍郎萬國卿實汴省郎中具為予言繼擢湖廣儒學副提舉改徽州路知事將行省臣才之又屈為掾曹務劇者率界之震怖而不為之動紛糾而不為之亂聞於國卿者見之矣古下士而下雖胥吏嗇夫秩有崇

卑莫不學古入官素其位而盡其事無殊軌也漢稱緣飾若離而尚未遠今則判然矣挾兔園冊四體不自舉固不知修齊治平為分內事而筐篋剔判自謂足以了天下務其佔畢伊吾至目能有識手能有執亦何從而得哉獲其糠粃而遂詬大厦濡其涓滴而遽訾滄海尚可望其能國哉子華儒也兩屈於掾皆以能稱事益練智益明吾知其有以服彼而自此升矣鄂士大夫惜其及格而去也咸賦詩以贈之屬予為之序予知其賢故不辭

鄧彧之詩文序

廬陵鄧彧之詩文予同年馬伯庸有序其里人孫義方又以委予予逃暑山中挾之行始得盡讀彧之有異稟承家學濟以勤力幼已有能詩名長復淬斂其文造益深而出益工矣方貢舉時躁者率持檮苴罍罍罍料茫不知有他路世益以罪科善學者不爾

也或之迫養為科業不為苴獵其文可徵其言前世決科無聞詩人一語千載不廢蓋有激焉科既格一乃心力增其已高濬其已深以極其所至將不啻詩人一語千載不廢苴獵偶得孰與吾得之多激有不平矣乎予願或之之益進於道也進於道舍柳子之所本皆末矣或之進未見止故敢舉以為助他日尚能為君序之

### 江漢集序

江漢集者鄂省理幕湘瀏劉君光遠之所作也初光遠以碩學俊才得解湖廣俄奏除漢陽郡博士一時有不及光遠遠甚乃得過之得而棄其業如蘧廬而光遠職師一郡既以教人又以自益其文遂昌於江漢又能脫去科業氣習炳炳琅琅平澤於理而能粹且潔也彼之得乃其失也而吾之得不既多矣乎而又求益不已不以望於人者望予予可孤其望哉夫文以明道而假乎辭也文

而不至道將焉傳故有待於成焉本於經以立其體參乎傳而暢其支而必力於多以熟其途而後可以語成也孔明出師令伯陳情照耀宇宙動盪古今固不在多予欲光遠之多者多則孰熟則自得而後有以約於寡也多而不能約於寡者有之矣未有不多而能約於寡者也東坡言詩非甚習不工要須日作一首文猶是也坡之名世其亦以是也哉予他日將驗光遠於江漢集之外矣

### 送劉光遠赴江西省掾序

泰定戊辰始識劉君光遠於鄂時教授漢陽積習率年既廩乃毫粒不私職日以舉湖廣行省器而掾之盈考貧不能赴調封所由寄予予待罪政府負天下寒暖其有基可植者則未嘗不力仕籍變化朝著為速主者尤靳非力取不可得光遠得湖廣行省理問知事中書復聽奏可治外而實視朝著也理總一省推鞠部內事



不能決者舉資折衷其辨於幕人皆直之將代江西行省又辟為掾夫官坐而治吏立而趨官九品亦有立而趨其前者吏雖大府崇秩其勢不得不卑士不得已假途焉坐而治矣復立而趨何哉如制七品則推封其親光遠父母皆八十屈為掾則一躍可至他官非十年不可其志亦可憫也哉予不能止其行獨有以勗其行也學不間於仕不仕學優而仕仕亦學也上而致君下而理財治獄簿書期會之際質吾之學其不戾也然後行之則吾之學可驗而實矣光遠昔試藝幾千中出金於沙可謂難矣况兩得乎其仕也所至以能稱推餘力益攻為文章其進蓋未已也江西號多士可資以益學而其流俗以健訟聞仕其地者蓋不可忽予願先遠入於署則舉其事而資吾學入於家則繹吾學而待其事力有定而業不奪昌黎廢棄時日之好無功昏迷之逃舉不能抵吾熾矣且言不辱於難而辱於易行不毀於鈍而毀於銳是又原於學而委於事者也學之不已且至賢聖所以揚顯其親者大矣不但七品推封而已也光遠師事予予不敢好而亦不敢孤其請序以贈之

周樸洲詩序

詩難乎鄙人女子率爾成章詩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剝胃白首不能已率爾成者後世無以尚雕心剝胃而論者千創百孔漢魏而下可考也詩有時乎唐虞賡歌後有三百篇三百篇後有騷騷之後有漢魏有盛唐詩有地乎譜江西者雖曰人不皆江西詩皆江西四洪徐謝詩果皆江西乎謂形異味同味果皆同乎由是言之謂之難不可謂之易亦不可論以時不可論以地亦不可顧人心所得何如耳宋南渡放翁後詩可數及其季世溺於所

習工者尤少而人心之詩未嘗泯也茶陵周稗洲先生當陵谷變遷之餘胸中之蘊一發為詩惜其逸而不存也存才三十餘首莫不峻潔勁秀抑揚頓挫風神燦燦而不可掩蓋脫畧難易不拘時地而得於心者也其孫泉請予序一閱而為擊節三復而悲之世無采詩官逸者不少微泉不幾於俱逸乎杜荀鶴謂妙在一聯况三十餘首皆可傳者乎稗洲可無憾矣

### 論語衍義序

古經子傳註之未盛也人所以傳名家其從授諷誦者淪浹肌骨終身不忘沈潛反覆必有得而後已及剖析爛漫文益繁而道愈離學者恃有成書不求之心而悉委之目是故傳註盛而後學者始怠呻佔畢而習者且不可得而况有得於心者乎而况叢苗莠混涇渭知所擇從而至於道者乎河南二程夫子出而後聖經

復明子朱子泝程源而上之挈百家紛紜之說擷其長而萃於正四書集註精密簡嚴信乎為百世不刊之書也其有機張而不示於度者蓋欲學者自得引而不發躍如也昔之傳註可同年語哉學者誠能虛心切己不以尋常易之則終身有不容自己者焉余於紫君希堯著論語衍義十三萬言本之程朱申以證據斷質明盡可謂勤矣由傳註而有得且有以自見於世雖若架屋疊牀其視目傳註而怠者大有逕庭矣然而傳之遠者瀉其滔言之繁者支其體希堯之先其學出於饒雙峯雙峯出於黃勉齋而勉齋則親授於朱子所貴於後之學者因其流而泝其源則不瀉不支矣

序四

送黎東山遊廬山序

余自幼樂登覽所至有山撥冗必往讀樂天草堂記太白歐蘇詩  
知匡廬之勝恨臂不翼而飛至其下也延祐乙卯有臨江之行舟  
中望五老如碧蓬懸瀑如玉虹時以久曠定省且同舟非一人勢  
不獲留私念歸日或可一償所願而同舟益衆兼夜趣程順風下  
流檣飛如箭一時懷抱不啻如遠行客過故鄉而不得一少息也  
至治壬戌承乏南臺分行江西遵陸南邁回按江東路與山左則  
廬山又不得而至焉自罹荼毒僑食武昌九夏炎蒸小屋如甑矯  
首悵望神爽飛越越南黎公景高居漢陽絕江來請曰往年逃暑  
廬山如在天上今將從一子一僕輕舟順流尋我舊盟秋盡而後

返諸公歌詩送我子其為我敘之噫天地間事無巨細豈造物者不厭瑣瑣皆自有以制之不輕以畀人耶世謂人一飲食前悉有定余嘗薄而不取豈真有是說耶抑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二者不可得而兼之耶何余一遊之不偶若是而景高欲行則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景高早知尊中國來四十年著述自怡樂易好客四方知其賢朝廷優以秩不縻以事故得厭飫於山水豈非不得於此而得於彼者乎余不能從公遊公其為我挽瀑布濡椽筆盡寫山中之勝以歸誦而和之是亦從公遊也

漢雋序

韓子答李翊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三代尚矣兩漢惟遷固為稱首雖後世論有優劣遷之後獨有固耳固文贍事詳讀者記事據文供文字之用至於形勢利害是非得失有不暇考者况義理之精微乎宋括蒼林氏撫其精語為漢雋五十篇長沙黃東彝序而刻之以公於世噫昔模印未盛世苦少書手抄率全書也天下多書乃復有厭涉淵浩而工於數得者何哉蓋林氏之書為事而設者也為事而設則提要鉤元非苟於簡也比類釋義使異名奇字一閱可悉固見古人言辭之工焉抑雋言味也嘗鼎一臠謂之知味則可謂之飽則不可讀者由此而溯班史之全由此而求義理之精有得於文贍事詳之外則秉彝公世之心為不負矣

性理一貫集序

理學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輩言天限南北時宋行人篋四書至金一朝士得之時出論說聞者歎誦謂其學問超詣而是書實未覩也文軌混一始家有而人讀之科舉行以經術取人詔首崇用又人人治之矣然昔之讀者為己今之治者為人昔之

讀者由博以說約今之治者求捷似約而不知所以約摶說經  
歷歷可聽其於躬行心得果何如哉宋進士葉叔經編性理一貫  
集廬陵王務先表而出之節抄以授其徒序者謂使學者易知而  
易行愚竊謂易知者未必易得也學者誠能因書而求之心驗之  
身則一言之得終身有餘况要而實備者哉不然徒為決科捷徑  
爾雖若愈於昔之未覩者得不愧於讀者乎先儒有言志於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而况富貴乎知此則知務先之用心而讀  
者治者為道德為富貴從可驗矣

林春野文集序

貢舉未行士之力學者積厚資深發而為文章決江河經溝池至  
即盈溢利祿一啟人重得失始有欲速而求捷者假步蹈律寸跬  
模倣鑿而始羅規規乎其不裕也今試格一日之目有古賦有詔  
詰表章近循習多用賦則賦當日盛上不追騷下亦不失為漢魏  
矣而世反有今不逮昔之歎何哉蓋昔之人有式不擬直以所學  
充之後之人無學可充而惟式是擬也長沙林春野出所著古賦  
有作者風文雅而潔年踰耳順所謂積厚資深不待貢舉而後學  
者也視執柯而晚者大不侔矣然而再試再黜於有司豈公明不  
足彼得而此失邪將論高涉迂而今之學者為是邪抑春野之命  
有以使之然邪有問余者答曰余方論文得失吾不知也

阮冲逸復姓詩序

子繼父以啟來裔人道之大也世不幸有無子者則為之後者古  
有訓焉惟族次之當者是取宗法不明始有以他姓繼者中土俗  
猶梗質抱族子辱襁中長且有掉聲去者楚俗恬不為怪利其富  
厚雖壯者亦施施往後他姓先子嘗佐永州幕永俗尤可歎有子

者亦養人子己子復以與人若是十九時未有禁告總管樊子明禁之樊賢而善詭曰吾永民其猶菜乎南方法異中土必移栽而後茂是固宜禁而不可勝究也可禁其未來者上其事不報厥後始有著令而郡邑廢格視之若無余往來江湖求能復其自出者得塗之阮冲逸馬冲逸喪其父從母適人遂冒徐姓一日喟然曰父不忍棄徐無子義也吾第後之矣阮今無後我其歸哉遂復阮姓士大夫美之噫姓氏之訛尚矣未有感於今者也余嘗病永俗之大謬憤著令之不行舉而止之未能也冲逸自幼從母養於人以有妻子其後徐不得已也非若世之後他姓者也乃能奮起而復其宗阮氏之餒鬼一旦有食使其事暴於天下則世之取非族次其先不歆者知所適從而貪人之富忘其自出為他姓後者若亦可少愧矣是宜書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為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而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 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况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傳註之說其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畧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而萃於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

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有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柔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視集義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 送廖如川序

日者之說尚矣自稽疑敘疇大卜列官世有見焉古人疑不能決則稽之著龜上而建邦下而宅兆買妾產子舉聽之則其學未可無也賢如司馬季主卜長安東市則其人未可卑也今筮法故在龜卜之學傳者無幾世盛行而樂信者有所謂三命星數無慮數十家人欲預知貧富貴賤壽夭謂為知命去古人稽疑之意遠矣而君子知命果如是乎就所謂命者若星數校之其精者復無幾唐

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蓋三命之說也以人始生年月所值推人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後之得者蓋亦難矣予少自信日接其人而不之問及悵悵世途亦欲得如李虛中者問之以決其疑不能自決者而所遇率誇嚴虛高之徒為要請計耳武昌識廖如川其學虛中之學也取交游年月日所值試之先處其年時言輒多應迂陳之迹亦與有數焉江湖二十年若如川者蓋不一二見方將挾其術游四方請所以為贈者予恐世之不知也書其槩為所至紹介云

### 送相字吳心鑑序

世以術言禍福者不知幾家在古有微相差近理豐下豺聲興滅歷驗唐宋而下能者迭出其說可考也何則人賦形天地萬各不同終身貴賤壽夭則定於其賦一時吉凶則動於其色分有定而

賦實見之心有動而色實先之能者考驗宜有合焉荀子且謂古人無有學者不道也今乃有授人一字而終身貴賤壽夭一時吉凶舉能言之可謂奇矣廬陵吳心鑑以此術行江湖雖十人書同一字亦無有失者扣其說則毫釐假借敬正濃淡節解縷析莫不中理他人效之若擊風捕影而無從也斯術也果孰為之而孰傳之耶凡人之心思慮未動鬼神莫知凝寂無朕吉凶何有一念既萌萬事生矣故文字者心之形也發諸手達諸目謂之書則書之所出不亦淵乎夫身之形在外者也心之形在內者也得之外者有時而失得之內者若執左券無往不合豈非內者重而外者輕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一字之教亦動乎四體之小者豈非心鑑至誠所得有心察者內而驗其別乎昔人以八人為大九禾為秀三力為州松為十八公一行有相字

詩謝石以朝字知徽宗則斯術之傳其亦有所自矣士大夫異其術歌詩贈之予敘其首

### 靜樂居士傳後序

靜樂居士安南黎侯以僮阮勤久釋而民之愛其子慧教若己子袁氏口六主握質劑復嚮為人奴整簪珥脫之使為民如阮袁請傭報謝遣之景君德載傳其事居士曰吾憐阮勤久不忍老之何有於仁袁六人泣訴情哀勢迫見牛堂下一時不能已何有於義予聞而喜曰茲其所以為仁義與昔賢謂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不欲失其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不幸陵谷變遷則係累者人得而奴之人方幸其不幸役其父及其子孫而不已其亦不仁之甚也阮未老并妻子舍之非仁乎彼一毫不拔在族屬恕如路人而一見之頃若拯焚溺垂索不吞非義乎余病世之不與人為



善也在官有確乎守己勇乎為治者良吏也而世曰彼好名者也里巷有緩己急人至傾資倒廩者與夫治橋路散粥藥皆仁術也而又曰彼有心而為者在陰德無取也嗚呼斯言其為善之賊乎如其善好名可也有心亦可也使好善有心而為善者無取則世之不好名而無心者不亦鮮乎好名有心乎且取之况居士恬退不競非好名者也有見則為非有心者也其為善不又多乎書以為靜樂居士傳後序

瑞竹詩序

莫菴之生於世也代不一見華以瑞稱非誇也竹常植爾何哉茲所謂瑞者穹壤之間有血氣斯有知人獸是也冥然無知者草木是也而其生戒商同穎美周桑之興列蒲之兆符謂無知可乎歐陽子之辨怪竹也有知不宜生廡下無知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

豎著龜剝水參綜極言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辨則辨矣特為怪竹發爾愚於瑞竹則必其有知焉夫竹之為植本固性直心虛節貞白氏與其似賢非常植之可偕也矧有出於四德之外者乎謙齋經歷監縣石首政平惠周秩滿深居斬竹樊圃明年春附枯出新枝葉日茂當時觀者靡不訝其不根而筍也居無何拜南臺監察御史又數年則蔚乎成林而公復召入內臺出僉兩道遂在南臺噫斷不復生冥然無知竹之常也而生於已斷禎祥昭合人力能之乎公之先世樹德惟滋吉事有祥竹之有知天道之有知也抑公之雅操直節以同相順以類相應有孚而見又瑞之常以瑞名之蓋無過也歐陽子謂怪竹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愚直以瑞竹為有知將無不可續卷徵題俾相人許有壬序其首

經濟編序

宋亡死節卓然在天地間千萬世不可泯者文文山而下便到肯齋李公尚論其世則文肅公經濟一編其詒謀之大者乎文肅肯齋之曾大父也余讀其書為文歎曰理原於天事散於人明理治事一也歧而二之可乎及問學傲於記誦辭章事功撓於權謀術數二者遂戛戛不相入矣文肅師胡文定張忠獻以求講修己治人之事其體立故其用行其綱正故其目舉胡公以為有經濟之才朱子以為行事如履規蹈矩無一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不適於用非溢美也家學之正傳肯齋臨大節而不可奪前詒謀而後無忝矣益陽劉用孚將刻梓淑世屬予序予所願不復辭也其易學之深與夫平生履履朱夫子志銘備矣

五峯文集後序

五峯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余題其端余惟世之深相知者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予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訶也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傳於六經則沈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則參互考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刑政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為詩抒言為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峯故嘗造祝融之峯以求先生之遺躅而深山大谷雲煙草樹邈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私淑者乎用孚刻其書俾大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張雄飛詩集序

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幸獲魚兔委其筌蹠與夫不以一得為足汲汲所未至者亦各播人耳目有不得而掩者焉唐兀氏張君雄飛首科右榜有聞者也不以一得為足益礪其學尤工於詩往往膾炙人口佳章奇句不可悉舉拜御史西臺按巴蜀越雋足跡殆盡西南履少陵之躅默有契焉移南臺行嶺海窮極幽險僉浙東憲過錢塘登會稽探禹穴天台雁蕩之勝舉在心自得江山之助故其詩益昌而多也夫言之精絕者為文文之精絕者為詩然昔人有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之言亦有文章不傳獨以詩顯者工部三賦他無聞焉非無文也以其所長揜之也雄飛既礪其學而詩又其尤長者乎移僉湖南過余琅璫山中出其稿古律詩共若干首屬序其端愚因得以悉其多也且作邑而有惠佐臺而有聞司憲而有為礪學又不已不獨資以為詩將澤於道德仁義致其遠者大者其可尚也哉吾同年之得人可不謂盛矣乎

序五

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天地清淑之氣鍾於士而發為文章宜無時無地不得其正也然世運有離合教法有隆污而經術之道有晦明之不同雖有異質不能不汨而變焉金源氏之有中土也設科取士治號尚文而天下分裂羣言亂咙士之氣習文之體裁有欲醞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實而不能不浮者也力雖勞而趨則近業雖工而道則虧豈非聲教有限而義理之學未營邪我元一文軌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造詣深者蔚為名賢推餘緒為文章亦莫不度越世習蓋理勝則文在其中矣有壬於青崖魏忠肅公之文竊有見焉公歿五十年監察御史上之請刻諸梓屬有壬為之序而得復讀焉其

送尉生之序曰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修身齊家舉程朱兩先生之學以訓之又曰讀經以治心為主不泥章句作文先大體而鄙雕刻嗚呼此公之所以為文也公之文若賦詠凡五百五十餘首又言事一卷皆可傳者也獨舉是者使學者知公所本而有所興起焉公丁混一之會經術闡明之時其為學也主於經而緝以勤力宜其所得若是其正也其馭歷也自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至中執法職憲餘二十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當道無不為為無不力高風勁節人能道之則其為文不徒文也其有得于經術者乎孫履道拜監御史有風采可謂無忝矣

晉宣忠襄王碑序

晉宣忠襄王有功三朝 皇上閱勞勅詞臣銘其碑子中書平章政事王家奴以碑在灤京墓道後雖永傳四方或不知移刻諸

梓為方冊庸便流布徵序其端王之先世典環衛篤忠蓋至王以沈毅詳審為 武皇親臣繼事 明皇於雷雨盈滿之際盤

桓屯難草行露宿以繼艱貞佐 皇上於乾坤清爽之時不危不溢宜享壽考而年才五十五未盡其報豈天將遺其子孫以未艾之福乎平章之心不徒顯揚又欲使天下舉知為臣子者效誠致命則君上報之之厚如此所以勸忠也嗚呼平章之心其盛矣哉有壬待罪政府王實平章今茲伴食又得與平章周旋世美之知宜有壬屬也故敘其槩不辭

送蘇伯修赴湖廣參政序

至元庚辰冬趙郡蘇君伯修由吏部尚書擢西臺治書侍御史大夫士分題賦詩以餞俄參議中書乃彙其詩屬余序而未暇至正壬午夏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大夫士又分題賦詩以餞以昔序

不果而責償於余也余不得而辭焉竊惟詩有六義賦若興為之  
緯直陳其事賦也因物起興興也賦尚矣而興之感人為尤易因  
淇澳之竹而見君子之斐因南山之臺而見邦家之光當時詩人  
非不能直陳其事而故為取譬之辭不如是則無以暢其歎詠淫  
泆不能自己之意焉後世分題之作其興之支流餘裔乎唐以來  
四體坊見我元詩氣近歲號盛是體大行每見於贈別凡歷涉封  
部山川樓閣畧著聞見者靡不搜舉興未有盡又從而旁羅泛及  
以致其極焉其故何也朋友五常之一羣居抵掌忠告善道於遵  
路摻祛之際以頌而不以規豈古人之所望於朋友者哉然規固  
責善之道而詩人為教則主於溫柔而敦厚也故必婉其意而微  
其辭辨其善以輔其不及使告者無失言之累聽者有悅懌之美  
則分題託興之作其亦不可少者歟夫以伯修之才固不賴友而

進學之功惟日不足誠若有望於友者不知詩人之告伯修其有  
說否乎湖廣地方數千里南包嶺海西控庸蜀其士質而秀其俗  
儉而野奮丁洞謠喜驚而嗜鬪羈州縻邑憚嚴而樂寬御得其道  
則狙詐咸作使自御失其道逢人困於千戊重湖疲於饟餽二  
十年於此矣參預地雖底而任則首洞其弊而藥其瘵於伯修深  
有望焉此非予言也蓋詩人之言而有未盡者也滔滔江漢南國  
之紀岐周之盛詩著於二南荆楚之衰騷鳴於百世亦多詩之地  
也余旦夕得請伯修必予環而報政是邦大夫士又重其去而因  
物起興以寫愛慕之私分題之賦又將倍蓰於今日矣序不又在  
余哉

送牛伯榮主簿序

有劇盜蟠穴山東剽殺有年後至元二年乃出沒畿甸在官有通

結者故得以速其避就屢更其名其究為辛李郡邑畏縮出輒傷  
敗兵馬指揮使阿魯灰遇害予時待罪政府急欲得賊有薦兀奴  
罕者不暇察其行請於太師丞相遣而始奏且令自擇十人與俱  
於是鞏昌通渭人牛伯榮與馬伯榮字仲和儀狀甚偉善左右射  
通文移掾吐蕃宣閫歷朵思麻軍民萬戶府知事凋門萬戶府彈  
壓適至京兀奴罕熟其勇故與共事益以刑部求盜又益以衛士  
重其事也追至利州大蟲崖與辛李遇李介胄韃索前戈者二人  
從而腰弓矢者四人婦而男服戎器者四人馬騎者牽者負者凡  
廿匹望伯榮等罵曰若能與我戲毋怖走山險甚徑又隘且步且  
騎李涉山復下伯榮射之中其馬顛李率其黨舍馬而前戰兀奴  
罕右臂幾折射伯榮徹重甲貫膝骨拔鏃而進身被廿餘矢相與  
力鬪者惟兀奴罕洎求道一人餘悉遁去伯榮射李中左額李拔

矢不出以刀斷其筈再射之洞其背乃蹠不動又斫其頭腦出謂  
已死忽突起斫伯榮馬始躡而絕殺其黨三人餘奔潰翼日悉就  
擒伯榮駟至上京見太師陳其狀太師嗟賞酌以酒推食食之刑  
部議賞有欲攘功以爵其姻之在行者諷伯榮曰苟分其功可兩  
得不然均無成爾不得已推以左額一矢而聽其高下僅得潞縣  
尉兀奴罕擢山東宣尉使賚黃金帶以讓伯榮曰微子吾其死矣  
子得尉而吾逾涯子不利吾無志吾愧爾強而受之潞京師舟車  
之會民夥俗厖素多盜既涖官悉竄去順檀鄠香河寶坻之民訴  
盜以越境辭相率請於刑部刑部檄伯榮並捕至香河盜十六人  
騎而待伯榮伯榮率三卒衝入斬三首逸一人餘悉就縛郡邑會  
捕者見賊而走伯榮譙之將上其狀懇請乃已有四盜由潞境疾  
馳而西伯榮聞之追至揚莊一盜射伯榮中胷伯榮突前刺以槍

肩為賊持以刀斷其首擊之鞬追刺一人幾墜射一人中背至光  
熙門馬億而還翼日中背者死有司得生者知其狀深水盜潛歷  
潞境逐得三人終更刑部上其功議超二等有利惜者予為力爭  
於是超一等優一資擢壽春縣主簿官進義副尉有問伯榮以屢  
勝之道曰吾於韜畧無所知能無懼而已噫孟氏語孟施舍北宮  
黝之勇一以無懼為主伯榮所得蓋近於是者邪余嘗過潞父老  
言伯榮既受代家食將四載盜猶警不敢犯內艱歸鞏昌潞民寢  
不安席至之日盜即逸去嗚呼使伯榮大其任捍禦之功如斯而  
已乎余嘗薦之為中書行人俾當軸見其軀幹悉其英勇將速其  
成大其施然貧不敢久於京壽春秩饒力辭焉壽春有民社  
其亦漸有所施矣方今患盜京南白晝殺奪朝廷知郡邑之狙翫  
使者與衛士屢出而未底盜弭非盜之多也不能如伯榮之無懼

也皆能如伯榮之無懼吾知其不足擒爾余既不能大其用於其  
行姑序其實以聲其能以為職捕而懼者之勸

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濱國文忠張公薨南臺中丞張起巖銘其碑翰林學士  
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縉紀其祠三君洎有壬皆延祐  
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有壬辱知尤深公之薨乃不獲致一奠  
之哀獨欲效片言隻字以答知遇而奔走睽阻又不獲陪三君之  
列竊有憾焉公之子秘書郎引年以公年譜俾序其端嗚呼此有  
壬之志也公文行履歷具諸碑而槩諸譜矣請以躬承一二言之  
公汲引後生如不及有壬初倅遼州偶免瘵曠書來弊勉有興斯  
文復古治語承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達左右必喜而形之  
書蓋欲策其未至也尤慎許可獨稱緱山陳公曰邇來士大夫宜



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謇諤進退明決有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  
游有為御史過於自保者公曰御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聞  
無官可為矣拜詹事丞有壬迂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日其畧曰余  
見舉人以書擢官而旋擲其書以官裕身而尋敗其官多矣子將  
不適於用其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  
布衣入京歷登樞要道不合即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關中之饑  
人死殆盡西臺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傾已財竭心思活垂死  
無算號慟感疾以薨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己者非勉強所能也或  
議其泣事太迫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義之所在皆當為者也國  
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支吾世用至於養其氣以礪其風  
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節不礪而不徇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  
士挺然有見於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  
而其久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戲其可尚也哉

劉楚奇惟實集序

廬陵劉楚奇仕京余始愛其詩未識其人識其人觀其氣又過其  
詩不但標格而已也楚奇永豐世家祖桂林翁學行冠冕鄉里得  
壽百有三歲其百一歲時嘗序楚奇詩曰得道貴實楚奇服膺斯  
言名所為詩曰惟實集集請余序文章以理為主理以實為主天  
地之間照臨錯布於其上流峙森植於其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秩  
穀粟桑麻水火之用參於其中者皆實理也一或虛空冥漠則無  
以為世矣翁其有得於此乎且實之義非一對虛而言者實之反  
也對華而言者實之棄也對名而言者實之賔也至於篤實崇實  
又皆是理之極致推而行之隆古淳厚之治不外是也况詩乎楚  
奇氣盛放其言辭辭而切於理其有得於實矣乎詩凡若干首他

詩若文不與焉其任也歷教職入任京出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後徵入為秘書郎朝廷孰其賢進未已也桂林翁又戒以勿忘其大者詩則實矣舉而措之事業則他日騰茂實者其在楚奇矣

送王仲方總管赴兵部序

民生休戚係二千石漢唐之君璽書勉勵臨軒冊受其得圖治之要乎我朝責風紀辟舉慮其局隘又責內外官皆與課其薦重其選而屢易其法銓衡執筆尚恨乏才果乏才邪抑舉之未盡其道邪余五陪中書幕議而待罪政府者十年天下之大固欲郡得其人而父母之邦未免尤致意焉持論之際端揆嘗笑而言曰此若不當知村翁坐場圃之議不在它人矣彰德實父母之邦三擇郡守皆與未議馮思溫公勵積皆三品以監察御史出守杜德遠宏道以左司員外郎繼馮王由義仲方以大都副留守繼杜三君皆

未終更改擢公勵為刑部侍郎宏道吏部侍郎仲方今入為兵部侍郎駟徵且就道郡士大夫以侯有德於人才二年奪去借寇不克而詠歌以薦之請序其端余昔叨參預仲方右司都事同分省上京余得請歸田里又時相遇從情好非它比雖病辭不可釋也三守皆未終更入為顯官士民雖失望余獨私幸昔陪未議之無愧又幸其位益起施益沛不拘於一郡而且使天下作郡者皆效吾郡守能力於政以動朝廷速躅而進不又有激乎黃霸由潁川入為相今六部侍郎校古制雖不同然亦華矣仲方由是而臺而省將不為黃霸乎况公勵轉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拜江浙參政改南臺侍御史宏道亦轉宣徽僉院改廣東廉訪使此其徵也仲方其益勉之哉

檀叔寬遺稿序

長蘆有業儒者檀其姓克裕其名叔寬其字卒七年子建奉遺橐  
介教授房純德請曰先子篤學尤致力於易詩若雜製作且三百  
首里閤知之昔矣未徧於遠也不有攸託以徧之是不知不傳獨  
無愧於惺鼎乎敢百拜請予嘉其志洞其誠為筆其槩曰長蘆古  
參戶地饒斥鹵我朝正鹽筴實總治於此故其繁夥輟大郡肩摩  
較夏莫不窮日力以事禹商而踴躍奮立其中讀書業文不有所  
見能之乎其致力於易遺言可見所著駁駁作者年五十九而沒  
惜哉建也不廢其業收緝遺橐不使片言亡逸能予哉參戶比室  
富饒鮮知教其子生而貫朽歿未骨冷而不肖揮蕩為溝中瘠者  
可知也是橐之傳有以見讀書為善者之有後而繼志無忝者之  
克昌其業昭昭若是使觀者有所感發其亦有補於風化者乎

澧陽侯傳序

澧陽侯傳衡陽馬熙明初之所作也余三復而悲之蓋有感焉夫  
行不足以範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  
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  
物乎澧陽侯枚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稗官詩人歌詠  
舉不及焉明初慨然筆之其祖孫之遐邇族屬之內外隱見之始  
終名字之同異施用之功徵求之迹詳而覈矣余初居湘漢間但  
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磴與硃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苦權酷五  
十四大坊資其用尤多性不厭貧下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  
二錢皆可致大坊杼竈有心未盡灰者貧子掇拾資其餘力焉  
京師百萬家不有枚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三一焉思有  
以發揮其功書題於壁若冊者餘廿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  
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傳出矣湘南粟穆祝崧氏之族自昔柄用

其地江漢則狄氏盧氏羅居水滸枚邈在中土而人不知也後至元壬午始見於蘄黃山中遂乘舟入江夏狄氏盧氏俱為斂跡主狄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日夥枚氏不至江夏狄盧氏將不赤族乎予方欲考其從來觀明初傳始知將烹宏羊時枚氏遠遁江南此蓋其裔也余投劾歸明初不以余不能有所成而見棄也方且相從教予予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於明初多矣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史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遇不遇有幸不幸焉古今不幸而不過者多矣枚有幸而過明初明初不幸猶未遇也雖然是傳之出識者見之明初其亦有遇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柳子且以為怪舊史無足責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於世者乎觀者其毋以子虛烏有視之

至正集卷第三十四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五

序六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始退恒兀兀獨坐閒得朋友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至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索衣以俟諸生李冕掇拾謬作得百二十首予視而歎曰夫士之窮者乃工於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為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飢中州告水官

至正集卷第三十五

序六

四十二

瘵民疲財瘵粟耗而余覲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斂其心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為而識淺才劣卒不能為至於辭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也而不工之語時托箴諷騰口說說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曰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仇雲軒先生訓子詩序

大德丁未識仇濬公哲於京見其始婚始仕至西臺治書病歸遂不起繼識其兄濟公度與之交如其弟久益厚有壬承乏中書公度為戶部復守晉寧終更有壬亦投劾歸不揆非偶為小兒請婚公度不鄙二姓之好遂合昔公哲嘗以子昂趙公撰廉訪公碑刻為貶因知其先世之詳至正丙戌赴召入京公度又出大父雲

軒先生訓子三詩蓋廉訪守威州先生就養時所作也南北名勝題詠充積且徵及有壬有壬惟四十年交遊兄弟間先之以故舊重之以婚姻則吾二姓之好有非它人之所能及者焉而其先世之善可不知乎知而可復詎於言乎古人之學其要在於過人欲存天理明欲盡人爵從之先生詩三章其一以祿養為喜二以主一勉之三以從禽戒之其具知古人之學者乎且言行交謹祿在其中修其天爵人爵自至聖賢格言也先生之訓其子亦本於是而已矣然聖人之教後於干祿先生之詩先於祿養者何哉蓋沂流而達之源也人有是祿而不及養者有矣祿而及養喜當何如不惟子為父喜而父亦為子喜也今之有是祿者原諸學也勉其主一則天理存戒其從禽則人欲遏理存欲過子可以保其祿父可以樂其養矣諸葛孔明訓子修身養德柳直清戒子崇好優

游辭雖不同義則一也廉訪公克承家學名節焯著公度公哲為時名卿伯也治公望終江湖省節中季也浩公善今厭次縣尹皆有古良吏風夫豈無所自邪諸曾仕者日起學者日進先生之澤其益悠久而後之如區區締附於高門者不復省崔盧李鄭販鬻松檟之疑矣嗚呼感哉

###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扎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 世皇嘉納命扎馬刺丁暨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集為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曰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理書似為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鐵木耳達實傳旨命臣有壬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况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之地為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於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為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羣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則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為言昉見於易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為萬物之祖君

為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為物始乃能統理於天 皇上體乾  
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  
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况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  
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  
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  
下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  
天悠久矣

宋顯夫文集序

余臥病田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  
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  
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

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籲奉燕石集拜且泣曰  
此先子所遺兄彙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  
予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昔顯夫兄  
弟入京首與予遊盡賦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  
也及閱顯夫彙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  
篤序可辭乎 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益  
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儲積之不厚也造詣之不  
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耗拘拘規倣而張張乎所適者欲昌得乎  
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  
則於辭也決淵渟而灌溝澮策堅良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  
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失得忽於  
播而急於獲者不有聞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

也不竭不柅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為玉也曠由奉禮郎為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籲甫襄事即謀刻父文宋之後其益昌矣哉

拔實彥卿四詠軒詩序

至正乙酉 皇上軫念黎元遣使者行天下予時僻居安陽西山竊屈指當代人物之稱者監太興府拔實公彥卿實億中者也使車四出彥卿分湖廣持斧發硯始割即游刃者縣地聲動天下未幾有太夫人憂於是職吏之辭印綬具舟楫將逸去者皆復歸矣朝廷考使者 賞集賢侍讀學士不起彥卿國人家都城圖書滿室矻矻進修居有四詠軒蓋即卉物之與景適者擬為四題俾同志詠歌之以寫其胷中之樂而寓觀物之意焉人之常情扭

於己者媮誘於人者流世祿鮮禮能不媮乎京師侈麗盪奔相偏有不流者乎不媮不流君子貴之况力於學而有得者乎學有得矣物特寓爾齋居默坐萬物昭晰我之得者言可既乎及接於目一卉一物莫不有契於吾心融乎中而觸乎外也若四詠所謂紅藥之於風松之於月石之雲筠之雪皆吾胷中之緒餘爾君子之於學致力於靜以應動彥卿見諸動者若是其有得可知已非徒為景物役也擴而充之藥也松也石也筠也非庭前之草前川之花柳乎風非光風乎月非霽月乎雲非膚寸而施普者乎雪非洪爐之點化者乎人以功名期彥卿予獨望彥卿於功名之外焉諸公既賦詩徵序其首為之說若是不失人矣

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閑閑吳公薨於大都



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大夫駢沓走吊莫不哀傷哀傷之不足  
又形諸歌辭諸弟子哀為卷軸徵序其首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  
有壬文游三十年昔在政府嘗奉勅贊公像有人以為仙我以為  
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請歸公遺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  
像行是我從公于邁也今年四月赴翰林學士召甫入京公即率  
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既陞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  
為引滿公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邪有壬明日遂行閏十月  
再赴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光岳堂矣嗚呼惜哉公年十  
三學道十六已拔萃班行其師神德真君受 世皇殊眷江南  
初定有事南嶽公以大弟子選行神德代祠嶽瀆公實輔行年二  
十二聲望赫赫矣始授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加號立德改大  
都崇真萬壽宮提點拜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神德觀化制拜公特進上卿崇文宏道立德廣化真人總攝江  
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 皇帝即位  
親御翰墨書閣閣看雲四大字以賜年益高體日健勝日障而復  
明恭迓龍虎臺歸歷造故舊戒其徒番次肆設飲必盡歡坐是得  
疾越八日中夜命弟子焚香中庭更衣正寢端然而逝壽七十有  
八平生勇於為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  
生民之利病陰有以裨益於時者人不知也與人交始終不渝至  
其子孫猶周恤之平居宴坐扣以國初事歷歷覩縷世家源派隆  
替顛末按譜敷陳有不及者經久復扣一語不爽二親之存屢歸  
為壽其歿也得請襄事以能喪聞疏封贈謚備極恩榮夫神仙之  
事不得而知吾儒闢之以其亂大倫也若公事君而忠事親而孝  
謂之亂倫可乎壽傳八旬倏然而返冥漠與造物者為徒視無益

於世白日輕舉而稱神仙者世必有能知其孰是孰非者也其生質之異際遇之隆言行之實則有待講虞公道行述方將銘堅珉登太史何事於序諸弟子奉冠劍歸葬有日請益切故為述三十年之契以寫不能自己之情而舉其出處之槩以導緇謳斥苦之和者焉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廿七年子獻由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寅中丞一日出先生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子德孺同官於徐序文正遺槩以挂名文字中自托門下士之末為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實座主接餘光親誨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公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敢辭先生以雄遠之學為帝者師功勳在王室聲名滿天

下自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筆縱橫歌詩流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於壁然世知歌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勳之大之詳也國初因仍吏治日就媮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夕啟沃謂儒者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戛戛乎其艱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隳之會猶操舟灩澦三峽過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贊秘策卒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幣而復其舊太官恃不鉤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汰其冗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而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為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而已有壬因襮其概使

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功勳之出有原柢也 皇上追  
念勲德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諡文忠獻字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送吳安之赴渤海縣尹序

守令皆近民令則尤近民邦本也宜培宜溉不培不溉而又牧之  
堰之能茂且遂乎委諸萋芥者是不培不溉也委諸貪虐者是牧  
之堰之也令可不擇乎為之令者職可不盡乎人才古今為難擇  
之為尤難彼有軋於上扼於僚而以為不可為者復有高自標揭  
以為徒勞而不足為者吁以為不可為者悞也以為不足為者妄  
也聖天子勤恤民隱守令之法徵覈古今始末精到里人吳君安  
之由奉使贊幕權尹渤海安之嘗掾中臺除南臺管勾他人率階  
是揚揚入臺者而安之僅得令人謂其不悅而坦然無不可為之

虞亦無不足為之率將行請言於余夫君子不計其位之崇卑貴  
其道之得行民事非一良法具存主以寬慈任以定力惟義所在  
孰軋孰扼令果不可為乎漢以郎官出宰唐詔郎官闕擇嘗任令  
者宋制非兩任令不擢監察今之令猶古之令也令果不足為乎  
且令之養民猶農之養穀春種夏芸朝撫夕視頃刻忘乎懷非善  
養也然農雖善養而害之者多矣水也旱也螟螣也蓂荼稂莠也  
水旱必備螟螣必去蓂荼稂莠必殫盡吾力矣而後可諉之天若  
夫不備不去不殫而望無飢不可得也甚者戕其根艾其葉慘於  
水旱螟螣過於蓂荼稂莠天下之賤農有不忍為者矣而乃有忍  
為之者可勝歎哉渤海古名地漢龔遂可考也安之種學積文年  
富力强任其勞弗求其逸慎其易不辭其難其天下之良農乎召  
對異數匪朝伊昔余雖不與考績尚能為子紀其實安之曰敢不

敬蚤夜以求事斯語於是常所往來者率為詩而余以是序其端

### 六事備要序

愚待罪中臺今衛輝路總管劉侯清臣實御史熟其賢也愚歸鄉里與汲接壤深居田野政譽盈耳既而貽書於愚曰譴材承乏思有所矜式輯書曰六事備要幸序其端其書蓋取昔賢黃霸而下凡百人區別今日條格六事為六卷誠有益為政之書也國家重熙累洽百度修舉獨守令法迭為更張 皇上御天尤軫宸慮於是辟舉之法責成之訓優待之禮無所不用其極矣且今六事根昔五事也增農桑學校常平法戶口田野其有取陸宣公之議乎農桑富之而後學校教之至於賦役虞夏之不能免則使之均而不濫辭訟羣居之不能已盜賊隆古之不能無化之使息上也簡之屏之次也夫然後水旱之係於天者不常則為常平以賑之

為政之本未備矣雖然法則備矣而有在於法之外者焉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叔向譏子產鑄刑書其有意乎先王人法並任任人為多天下之大事變無窮人材之生愚哲異適非其人視成規不能行甚者隳易之得其人法雖未至推而充之為利百倍况備若今日其及人可勝計哉若清臣其人也又輯書取善得學古入官之義矣取善一人有餘師况百人中大儒名相班班可考推其道足以淑天下後世一郡云乎哉愚於清臣有望焉使作郡者皆如清臣民何幸歟或愧焉則觀是編其亦有所興起哉是編不獨淑諸己利一郡又將淑諸人而利天下也於治道宣小補云

### 節義集序

節義集者安成劉萬東之所輯也天地間林林總總莫非人也比

屋可封之俗邈不可復特立獨行者幾人哉自非姿稟之挺出流俗學力之洞徹重輕鮮有自拔於瀾倒風靡之中者一有其人史必書之以其為之者難而行之者鮮也萬東篤學通古今其有所激乎凡簡冊所紀迄於我朝士行女懿之有關名教者哀而彙之詩而歌之使讀者開卷歷歷千載之下思其人凜然如生而諷詠其詩反覆淫泆有不悠然而得惕然而興者乎以余昔嘗見之長沙走書請序嗟乎節義天下之大閑也為臣者必知有君為子者必知有父為婦者必知有夫夫豈強人為之者哉惟其陷溺崩頽而不能固也則為之閑者可不植乎植之之道非不力也有感觸之機焉感觸之機顧不在詩乎是集之詩有作有述述者才五條餘皆作也作者不關名教非詩也三百篇之旨蓋可考焉是集有關名教者也喜為之書

第三十五卷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六

記一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推軋至窮感頓瘁不斃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有所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濬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春陽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草木也况人

之得於觀感者乎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  
高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歎者焉進盡忠  
論祇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駁駁乎用復出  
知杭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儋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  
七八年倅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三年臺獄之危殆  
如朝露夜碇漲海身厭毒癘所以沮遏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黃  
移汝也訪黃門公于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  
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修登元豐八年進士  
第築懷坡閣里舍旁乾道間瑞尹王十朋作懷坡詩淳熙間郡守  
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干朋諸詩於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  
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夏日致為錄事訪閣遺址淪為民居  
請復於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榜懷坡

而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於西萬屋櫛比奇峯疊嶂  
之錯峙琳宮梵宇之映帶湖近而瀦水遠而逝者莫不洞見經始  
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甃又為護隄植柳百  
株更閣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非事土  
木務游觀者也懷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涖止才七日風聲所被  
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  
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於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黃五年惠  
儋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貴至於今而未息  
者可勝紀哉所謂倅其躬而昌於天下屈於今而信於後世者其  
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  
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文公自潮陽歸  
不出朝廷而卒於家公則間關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煖而病遂

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為述其概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為游觀而已也

謹正堂記

聖朝既平宋山海之藏舉入內帑而兩淮鹽賦實甲天下乃立都轉運使司於揚即宋江都縣舊治為廨以總其政廨陋且弊運使張彬拓而新之西偏隙地規為園池踵武構築園又有堂天歷庚午三月有壬來承歲大旱理勢補罅再閱月始一坐堂上幕僚以堂扁無謂請易以關吾政而可勗後者於是取管子之文以謹正易之為之說曰國有財用人身血氣江河泉源也聖人疾務財者疾非其道爾古者以入為出取不苛而用不竭鹽未有賦也後世以出為入利益浚而用益窘鹽為厚利暴不可揜管氏倡之歷代

和之禁網日密而毫髮不遺矣且管氏以是而霸齊後世因之而利國而識者猶深鄙之甚哉利源之不可啟以其一啟而不可復塞也自董仲舒言人已病之馴致今日病可知已我朝覆幬大極無外供億之繁有不容節者則管氏謹正之說不能無取焉故謹於取則不擾謹於積則不耗謹於出則不滯謹於防則不濫謹於禹商則不忒謹於周給則不匱正之道不一而舉能謹之則國之為利無窮而民之為利均矣兩淮自大德改法世號精密歷三十年至天歷己巳庚午之旱潦而流弊積疴一旦呈露矣則謹之道可不什伯哉姑撫其尤者言之昔人謂取利山海愈於取民然山海之利非民孰取牢盆之民勞又甚焉其或培工本以制私逮無辜而嚮獄恣豪強噬微弱民既弊矣利何取焉登斯堂者亦思所以謹之乎扁之易也適中書從有壬之請降中統楮幣十萬貫俾規

營繕之費併舊有為十五萬貫月計贏息沛然有餘苟以資游宴而無節縱攘竊而不愧顧瞻堂扁尚謹之哉若夫官屬之建設賦額之增減煎儲漕嚮之詳備則官有常規此在所略

世忠堂記

余讀史至高祖功臣侯年表觀其誓辭則知國家未始不欲其永世無窮也然侯者百餘人至太初百年間止見侯五餘皆坐法亡國世祿富驕不忠以將卒致傾殄宜哉我元肇造區夏時則有若魯國忠武王太華里昆弟豐功偉績史不勝書百年來子孫日益蕃衍蔚為名臣非相天下則長大藩持大憲其布在百職者又四方林立焉諸孫安僧起家襲萬夫長鎮杭十年擢八番順元宣慰使都元帥選格文武不相入惟治戎考最始有斯命由是而可憲可相而世之得者蓋亦可枚數也太夫人年老尋解組歸構室所

居翰林承旨野齋李公以世忠扁其額右室事佛養母志也天歷龍飛起為淮東宣慰使舊制使不兼帥不與軍政以貴胄居重鎮特賜虎符求文其堂曰不才席世澤至達官每業業不敢縱作堂養母得名世忠俾吾子孫世守而不墜釋辭其可予聞國初齊忠武王勲名者三人世號四傑至治間王之孫當國獨以忠死其為世忠考諸事可見己人有百行忠孝為至其施若殊在理實一宣慰公克孝其親其為事君之忠考諸行可知已若夫世忠不惟其先惟其身不惟其身惟其後先世勤勞王室繼繼承承是以有今一或有閒則斯堂孰成矧有此名惟後之人世守此忠則遞一世可至百世而為堂之榮而與國相為無窮也書不云乎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既見之矣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公之後尚有望焉

上都分臺題名記



官署題名舊制也司馬公記諫院其較著者焉世祖建御史臺勅省院百司非違諫議宮督實總之省若院鼎足立臺政則省院無與其雄峻古所不及大駕歲幸上京則分臺從大夫二必大貴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員行夏涖秋還機務常咨至外事未違也分臺舊無題名至順癸酉始榜堂顏元統甲戌大夫銀青公既入視事謂榜不能容且積久徧廳壁不稱具瞻而上京艱石請於上得陞財龍言而畫之為十八年地并其陰為三十六年往者茲無從徵且不勝書斷自癸酉託始今天子即位年書之繼者勉勒其下若稽建臺昉至元戊辰責大寄重有識共知六十七年章程具悉無庸贅及惟先哲言官事如家居近實遠今夫齊民構屋作器必欲終其身及其子孫而勿壞政治之瘵有官之治其事不能如齊民之治其家也事去手則已為歲月計者且不多得况有

為世計者乎公之心可謂周矣推此心也一事不如法一人不得平其肯因循而不恤乎繼者又能推公之心由三十六年至於百年感激率興有功風紀其可量邪而某正某邪觀者得以指議知所擇從則又司馬公之意也其亦有補於風紀者乎

###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黃葵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葵上世豫章豐城人祿迫養不敢擇間闕奉二親走冷職而後先不一紀皆棄葵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葬焉吾母祔焉地若無悔惟孤死邱首用戚戚不自安作亭墓左扁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於亭而可訓諸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皋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其禮也

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  
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衣迎慰之  
樂為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  
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遽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  
之構在宰木間雨露濡榮風霜變枯四時倏更景物隨化觸目之  
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俟儼然愴  
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營邱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  
奈何去墳墓也古人重是尚已延陵季子葬子贏博孔子乃以為  
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待  
而馴至不葬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乎或謂古  
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  
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詆風

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  
又士所不為也考諱詠涯號屋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  
墓芝生於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導豐城之慶源發  
屋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肯構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為記之  
且為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來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逶迤翁樂遊兮遂忘  
歸翁飄忽兮焉往煙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之阿兮松如雲松下  
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在淵望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  
之歸來兮淚相已枯翁之不來兮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  
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已霜我寤或憊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  
兮駟隙非駛比望其歸兮盍慎其始

慶州書院記

資水之陽為益陽昔邑今州其陰為書院慶州居其中因名焉大德辛丑里人菜山學錄劉履泰受命父彥瑞而作也世傳唐相裴公度讀書其旁宋致堂胡公南軒張公又嘗蒞止履泰父子慨先賢之過化欲後學之均淑也殿以祀先聖廡以祀先賢堂以隆師席齋以居諸生廨以治學務庖廡門墉靡不完美割田三百六十餘畝資其用地據高爽山林叢秀蓋藏修游息之勝地也事聞中書得署額因陞履泰為山長十一更為今山長廬陵康震始具其故請記愚惟古作器必銘重其始以勵其後也况若是其大者乎履泰階是為他官始不屬筆於人不自聲其功也其在繼者哉而四十年無及是者闕不甚哉厥初書院表章於宋者四我元統一海宇學制尤備郡若州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官尚慮其濬導未溥而漸被未洽也凡先賢過化之地達尊之所居德善之所蒞及

於人而不能忘好義者出規為學宮以廣教育則為之署額為之設官秩視下州之正天下之大遠州下邑深山窮谷增設者不知其幾區也夫以增設之廣視宋有加人才之出宜亦倍宋自今視昔果何如哉南軒告岳麓多士戒其專為決科利祿計晦菴記石鼓謂博士弟子員授受皆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其抹弊格言國家崇學作人延祐設科以德行經術取士士因進取始奮於學固已可歎也科既格乃有因而怠焉者余於是重有感焉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居而孝於親悌於長出而忠於君信於友猶飢之於食寒之於衣孰勸而使然哉見其飢寒而不知求而汲汲勸之使求者此君師之仁也此而明雖決科不能撓其志孰有視貢舉有無而作輟哉此而不明高科美官適足以覆其身爾昔學正不修士無所止故宅幽阻講習其中今天

下皆學居之高明樹之官師食之既廩若履泰父子又能增設以廣教育是邦之人何其幸歟此而不力則是寒不衣飢不食而甘凍餒以斃也而震也又能葺學之弊菜田之荒發四十年湮沒不稱之實皆可書也雖然書功末也有本焉學者其慎勿忽

### 先施堂記

遼東控瀋貉地數千里樂浪實古朝鮮由箕子教以禮義田蠶織作民不相盜東京失御公孫氏威行海外管幼安以人中之龍蟠然歸之講詩書習俎豆卅七年民化其德遼金崛起遂為內地雖教不逮古而士生其間蔚為名俊者多矣 聖元建路治列聖涵育之恩守令之化意必有魁奇忠信之人出為世用而箕管流風遺俗或未泯也予佐憲山北遼海皆屬地也薄領是司行郡邑觀民風有使者焉則所謂古今人習有不得而稽者矣憲史

呂文端蘄然有以自見一日謁曰小子不幸七歲無怙母氏盡瘁教育以有今日所以曠定者走下邑迫慈命也有先戮力甘澁承歡有堂幸扁其顏用力不敏余方賢其人問其鄉又余所欲稽者遂扁以先施且語之曰若知先施之義乎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曾子之言蓋為事親者設也人生百歲疾病老幼有欲學不及者讀書至是若寐而寤若醉而醒苟有人心寔不惕然警懼耶夫耕稼後期有望來歲學不時積死而後已事君蒞官接朋友畜妻子怠於前慎於後失之此取之彼見在有餘皆可復者也極天下之事不可復者獨事親焉愛日之誠一息或間雖欲負米其可得乎孔子之徒曾子稱孝惟其真知篤行故見於言也峻潔而警拔有足以聳動感發人者子兄弟尚勉之言未既再拜請曰若是其亟歸哉曰余以曾子之言告子矣曾子之孝能養志者也故

有在側雖無離憂而其心不樂者然孝如曾子孟子但謂可者豈不以生鞠之德大無能名為子所盡但若此耳子其骨銘先施血誠養志則二者庶乎得兼矣曾何人哉希之則是箕管之流風遺俗顧不在茲乎既以是勗之又本其風土之所自俾郡人有所興起焉

至正集卷第三十六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七

記二

兩淮屯田打捕都總管府記

後至元丙子歲十月制以兩淮屯田打捕總管府昉世祖時  
闢漣海田募民耕以出膳材而總其治比歲疫瘵逃徙武斷隱地  
常賦用逋其令中書擇人洎同僉宣徽院事賽因不華徵括為籍  
以拯其弊於是中書檄斷事官韓庭院俊偕行至則得隱地為頃  
三千五百三十四逃亡為戶六千七百八十四逋鈔為錠六千五  
百八十賽因不花躬歷其地洞其弊既竣事復條上利病凡建設  
原委供輸息耗吏姦民瘼靡不周悉大較謂事夥員少任重秩輕  
宜增其員精選廉慎常流以列府職用江淮財賦都府例登正三  
品以重其職府控提舉司吏卒無慮數百皆繭絲吾民戶為所弊

至正集卷第三十七

記二

五十九

蓋三之一宜汰其半事分鄰司府吏屬若所治吏不為常職祿且不逮貪肆宜也宜用潞州秩吏食以俸人必自惜戶役已重有司復科貧逃富困宜籍為三等九甲則賦役可均承平久田野皆闢歲貢鹿麋率遠地買輸四五月至京師車駕幸上京膳庫貯儲坐視蠹敗中原歲輸給用宜聽折收中書紀之四年八月奏可於是府之事率作而興起矣蓋升秩以重其體精選以重其職網既舉而目自張矣汰冗司去苛暴吏有常秩戶有定籍人無重困物無暴殄民力蘇矣其綱雖五其要使民力得蘇專耕種漁獵供輸之餘有以仰事俯育則人何由而亡賦何由而逋哉世為使奉一事行能盡事斯賢已懦者縮忽悍者極突貪者攫攘蠹事一也能盡事而又原抵其弊刮剝而振起出於使事之外者不才而能之乎中書知其才奏除為府達魯花赤同時選奎章閣供奉學士扎撒孫

為總管均其任和林倉提舉叅難為同知僉山東廉訪司事金礪為副總管民匠都總管府經歷哈的迷失為判官枚江縣達魯花赤溥理翰笏禮為經歷湖北廉訪司蒙古必閣赤長壽為知事蓋楨為照磨行其言也十二月改頒銀印國制二品印始用銀三品惟內上寺監始用外則江淮財賦府用之以其隸興聖宮列聖所以示崇極孝養之意而非他治所敢擬也淮府乃優給之待之可謂隆矣闔府走書徵記有壬求其故至元十四年姚演獻連海荒田一萬一千八百七頃既定封畛種者有牛官給種稅十四牛種皆官稅其半皆復其家水陸取禽魚以供玉食立府以率其屬屬分其治視歲豐歉而登陟其入焉二十二年併揚州打捕總管府入兩淮府二十六年增徐邳屯地八百頃府隸宣徽院歲入粳米有白粳精鑿若雜麩珠粉餅材麻菽薑濡槁屑薑胝腊

脯股修皮革之屬屬鉅萬計它錢又不下五萬定其任亦重矣哉  
國家立法未始不欲其百世無弊而不能不弊者勢使然也法一  
弊人則救之猶舟之不能不或滯於淺車之不能不或稅於塗也善  
操御者亦使之行而已至於人病已革必求明醫付之苟非其人  
祇速其斃古人所以慎改作也明者知病所在投以良劑未有不  
愈者也淮府其明驗歟昔有進不由道而蠹其政者朝廷懲之精  
選而得諸君諸君之應是選其亦益慎其守哉昔之法弊矣從而  
變之奉盈執玉則在諸君焉勿使後之人又有所變而凡後之人  
一守此誠俾永無墜此府之有待於記也於是乎書

彰德路儒學營修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葦菲材其  
何以承學事主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郡荀公以上丁

祀近獻官行事待次有幕而茲簿惟裊几榻之需歲假於市不乾  
沒則褫敗之人用怨讟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  
作屋不浹日而東西各建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撓矣明年五月  
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啟閉仍命任允中撤而一新書閣之敬者正  
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重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謁  
而塗墜剝落容光穿漏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隙巧其墜尚  
懼不密復作承塵為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翫異今之厯不敢  
小而略也敢請有壬聞而喜曰善有小乎裊其小不益進其大者  
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為切己一弊必修  
一墜必舉者有幾茂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目不一顧者衆矣二  
公之善非小也善非小也而其大者可不力哉詩人頌魯僖公能  
修泮宮蓋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焉其曰穆穆魯侯敬

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又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人因其能修泮宮而頌之不言其修而拳拳於德者其亦有深意乎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為教而進修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心先其所至皆能去其舊染之污矣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是哉泮水諸侯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皆學孔子者也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之詩書易春秋者皆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水之詩明德之要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僖公不專美矣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是之求而或辭華之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其閑闕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修尋復墮圯至元六年己巳總管王

遵重建繼之營修者時有人焉惜其不得燕九萬輩揚之也荀公名凱林西域人杜公名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進其大者哉

### 澤州高平縣河西里廟學記

在昔盛時自國都以及鄉黨無不有學陶冶一世而納斯民於至善之域其治隆俗美以是哉斯政不修聲教有限惟澤晉城當宋文明之極而不知學明道先生之為令也鄉為立教擇秀子弟聚而教之督礪誘進學者日盛厥後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隣邑漸被學校大興金源百年平陽士遂甲諸道而澤又甲平陽先生之教至矣乎高平於晉城實接壤白河西里舊有廟學歲久為墟大德辛丑里人張君汝明倡復舊規先聖有殿二程有祠師生有舍懇荒地四百畝供祭養士君出仕攘於豪右訟而復之敵



喉當路入之邑庠假其名不可奪而實快其私也君自鄆移訴轉達并憲躬辯於庭憲議邑庠既廩著籍有素河西里無田則無以為學與其剝無以益有孰若兩有之為善且廣學有制此敢廢乎遂決以歸君宰邑判州凡三代歸越七年而田始盡復始末一紀而經葺迄工於是標疆畔嚴簿籍強暴無得而覬覦祭有供士有養矣謁文刻石以識其故賢哉張君之用心也世有當為而不為者有可為而不為者當為職也而不為之矧非其職者乎可為義也過則為之人已奚擇而人每難之至為不義則又若易者河西里非一人張君奮出卒復其田是豈職之當為責之使為者乎有壬嘉其義而考其俗因有感焉世遠教弛俗喜賽祈至假學宮以祭非其鬼瀆莫甚焉用是告其鄉之人曰明道先生繼孟氏宗主斯文其教澤人孝弟忠信事人之道也今學修師立知所以事人

則知所以事鬼矣妖誕雜揉之祀委巷不為况陳於堂堂南面之陞乎若夫應書登科非儒大端亦教之一效爾效雖在是而有不在是者焉先生蓋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訓矣或者矯激過高而使人過於偏攲混殺而使人安於陋非先生教人之道也學者其慎思之異時出才超軼盛宋張君之善因附以不朽則是學為不虛設矣

###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通大郡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一人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楫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血氣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修此朝廷著令示為政之先務也彰德實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

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直孔道驛傳靡屢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駛悍滅防隘湓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曝下淖負挈奔渡擠排蹴踔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掇斂聚良用惡薄覆弱堵行者杌隉莫不股慄歲一修拆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苟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之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既慙怒之且語之曰果成余為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為永逸計非石不可耳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刺真暨幕

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柢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磴廢渠土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菰物出莫不躍然而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宏益於人者多若輩為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而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為之况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久不畔既得地以府帑贏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蓋昔非產地也甃灰鐵錠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實集其材復董其役恪恭朝夕用

底於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陋未廣而淺未濬卑未  
陲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礎基於洲兩端  
礮岸中作三墩析水為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  
弓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  
入為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  
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庶民之力子適歸而身履之  
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  
宜為也况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孑然而出儲無  
宿春植一標於荆榛瓦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  
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儋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  
不若彼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  
官搯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為

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王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  
修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  
為而後人為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  
杜預改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  
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  
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  
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采與人  
之謠為之頌曰

洹水泚泚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為悍肆奔騰喧颺揚  
於驚濤激於堆埼倅馳孔殷商途攸出乘危將墜濟險慮覆歲徂  
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疚其心豈無徒枉亦有與梁駘民之  
膏視為故常膏腴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壤載骨及溺乃有長人

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說說謂昔有賢而不此作豈  
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利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  
為竭曾不逾時橫空截薛鱗集櫛比堅猶壘玉蜿蜿龍臥峒峒雲  
轟昔也江海而今堂閨樞倮絡繹晝提夜攜凡今之人盍究所適  
旦播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略近效久大可期繼  
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厭橫流岸虞善崩洹水泚泚頌聲洋洋百世  
而下於戲不忘

至正集卷第三十七終

至正集卷第三十八

記三

扎剌爾公祠堂記

延祐丁巳制贈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扎剌爾公奉  
國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東平郡公諡桓肅  
子安僧立祠東阿黃山走書諭有士曰先公葬有兆祭有家別業  
有祠又用鄉人意而永吾孝思焉子孰吾家記其勿辭按桓肅公  
諱忽魯忽都伯祖木華里開國有大功略地中原首降東平封太  
師國王祖帶孫封東阿郡王考禿滿解嗣封公夙著才識世祖命  
攻蜀嘉定諸城降之賜金符再統蒙古軍五枝萬人至元五年召  
歸擢監本屬兄撒剌忽征南萬戶戰沒丞相伯顏奏公襲其職征  
未下州郡鎮維揚十五年以昭勇大將軍兼揚州路總管府達魯

至正集卷第三十八

記三

六十六

花赤官制分遂復舊職進昭毅大將軍又進昭武浙東楊震龍寇  
擾公討之賊聞風降監真定河南上萬戶兄子述溫真長慨然歸  
之行臺薦其行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不為苛刻按部肅然  
八番部雜民夷時時弄兵元貞初選公為宣慰使都元帥鎮國上  
將軍建議立葛蠻宣撫司招徠之昔不良帖乞郎洛東等番恃險  
怙終躬平之部落歸者三千戶設教條明戒賞俄龍平連思婁浴  
暮梅永那諸夷皆願受約束明年蠻酋羅陳羅何羅廉部其民五  
十戶降公領其酋入覲 成宗大喜賜金織衣且官其酋大德  
二年移廣西兩江道徭獠柔梗不常靖以一之戮稔惡者易奚晚  
高仙道遂深入左右江溪洞經畫明年地州守羅光殿今羅伯牛  
天州守羅仲顯各率所部降者三萬四千戶司憲薦最七年以輔  
國上將軍移浙東道為政益務寬簡有古長人之風焉八年丁太

夫人憂歸東阿十年正月六日以疾終年六十葬阿亭之原子四  
人長佛保東平郡太夫人邢氏出宣國路總管卒次按檀不花早  
世次安僧宣國母弟歷八番淮東福建三道宣慰使秩通奉大夫  
次孛羅東平郡太夫人黃氏出今兵部尚書秩嘉議大夫惟扎刺  
尔氏功烈在世蓋與國相久長而王封魯疆習禮義之化子孫華  
學世濟其美百年涵濡於是鄉其土而家其俗矣其流風厚德人  
不能忘且將祭之於社况其子孫乎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禮  
壞教弛王珪之賢且為執法所糾宋文之盛文潞公始倡眾為之  
則知世之陷於簡其先者多矣士大夫家力不及者有之殖第產  
不及其先者何哉世有篤於親者君子與之廟制之不存文末之  
從違有不校也通奉公本之於孝而無違揆之於禮而不悖揚先  
烈之休垂後昆之訓俾遠者不忘而來者可繼是維世澤深長子

孫之賢輩出亦詩書講貫之功有以導其至也既記之且為之詩  
俾歲時歌以祭焉其辭曰

東平王弟王東阿歷世斗印纍紫縞有孫繼出揮金戈祖訓豈曰  
予戰多結髮攻蜀何番番勁氣已欲摧岷峨廣陵新國撫扎瘡我  
但以德相漸磨兵不敢肆民為歌世操憲綱事網羅行其無事誰  
犯科獠夷彼自深其窠昔年將者猶用回一誠格之術靡他鬼域  
係頸來逶迤三為藩鎮鬢已皤眼中富貴浮雲過哭母涕淚方滂  
沱一身遂逐東逝波諸郎金屏鳴珮珂玉樹晃朗交枝柯歲時烝  
嘗藹至和並世熾昌理不謬要見帶礪如山河

胡氏瑩門記

泰定戊辰春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安陽  
胡公卒于葬卜地郡西北孝明原併遷祖考妣為新塋三年安定

郡夫人王氏祔葬廬墓三年護封樹躬灌溉矻矻營治顰面瘵手  
胼足罹兄喪始一跡城願為兆域演迤宏廓匪大厥闕曷稱山形  
迺求木咨工作門塋中兩柱屹立負重如山穴石容祇剝地深入  
侑楮四石皆塚餘二尋百夫挽組梓人運機疲力竭智始克麗柱  
黜塋弗施華采溢出輪奐翬跂中實堅朴涉二年而發焉東西之  
廣五尋南北之深三分廣之二而高視其廣又加尋焉有壬先塋  
洹水陽去僅千步嘗揭原四矚于胥斯原西挹太行蒼翠挿天突  
兀綿延締雲繪煙石挾連岡復屏其前而洹水鉤帶於其北新  
雨塵空山川亢爽巖姿林樾掩曖奇變亦妥靈之勝地也繚以周  
垣扁鐫無施限防虧疏樵牧是虞則有覺之隘不容不度也昔翰  
林公懿行培積固宜高其門若于公之必於天者葬由工部侍郎  
擢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今起為江西湖東道肅政廉

訪使未逾月改戶部尚書天與善昭合矣而一門之作不於其家於其塋豐其親儉其身也詩有迺立臯門臯門有杭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言高而嚴正蓋諸侯之門也卿大夫宮室制度藐無可考况門乎况邱墓乎然聖人取繇列雅豈不以得為而為可法後世乎人子報親心固不至故不得無財皆不可為悅在制不僭力復可為而不為謂孝可乎尚書孝門有無不與焉而其心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致其尊崇嚴事之誠也視富貴自恣委邱園於茀草榛藂而華屋麗服豐其身儉其親者不有間乎有壬於尚書世契也識其成匪頌斯箴嗟後之人伊尚書是程弗布而增惟恪而承節彼西山若塋斯固嗟嗟後人爾尚知前人之艱

壽慶堂記

廬陵孫義方僑郡構堂扁壽慶奉母請書若記余聞義方孝故樂

道之夫人子愛親之心萃古今之辨未足以喻其至故凡極天下之物者不過甘旨輕煖口體之養爾蓋有極天下之美人之所甚欲者焉極天下之美人之所甚欲者而吾得之則人子之心亦可以少慰矣箕疇五福壽居其首人無智愚所共欲者也一觴相接必用是祝况子之於親乎然天下之人欲其親者雖同而人之得於天者則異有賢子孫富貴而壽考者固盡美矣有賢子孫富貴而無壽以享者可勝道哉况有富貴得不以道使白首惴惴有官婢之恐則壽雖期頤何益焉義方之先有碩儒高祖履齋先生尤為周益公禮遇義方業詩書不墜其世母歐陽年八十有六聰明康健得於天者可謂豐矣雖榮不九等之列養不三釜之祿而其為榮為養有世之高九等過三釜所不及者其為慶也舉天下之美茂以加矣然則壽之為慶顧子之賢不肖何如貴賤貧富不與也

聖朝敦老老之政求忠臣孝子之門孫氏世有潛德餘慶所鍾將有不能逃者矣斯堂之扁不獨為今日之壽而已也孫氏子孫其念之

馮氏書堂記

君子為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士有不至於窮而亦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使善足及人而心足自愜抑亦逾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構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書者為之約曰凡假者悉所取記其名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幼失怙育於兄早從鉛槧就令自力於學而迫貧祿仕沐膠不可解

也茲欲懲吾盲而欲人人之察秋毫也懲吾瞶而欲人人之聞蟻鬪也不有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之或渝也嗟夫事有用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為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人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閱市遂通眾流李邕假直秘書而為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待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况貧者乎美才在所不乏坐是以因尼在士可里者何其幸歟且假粟帛者既靡弊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然淺而擷其華以為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士可歷官八品辟湖廣省掾它日位通顯其為善不又有大於是者乎兄士啟今湖南宣慰副使觀其志母壙述家譜人可知已它日里之士皃皃輩出不愧二難其亦知所自乎



記選目

吏部治銓政而總於中書從七品下迄從九品聽部擬注正七品上則中書自除然覈其功過覆其秩祿定其黜陟必具於部而後登於省彙貶為籍宰相具坐始共論校歲一或再而不必其時部則月為一銓御史審可乃合其寮而擬注焉謄上中書執政一二人暨參議左司覆聽都堂地之遠通秩之高下用之從違按其籍而校聽之少戾則駁使後擬其皆合也執政於手續人署曰准乃入奏奏可而後出命焉底留掌故手續則歸於私家此銓除故常大較也劉暉光遠兩捷鄉闈職教漢陽掾行者始入八品流內銓其調湖廣行省理問知事也余適承乏執政隨與覆聽焉尋常手續率為廢紙光遠得一紙共四人而光遠在焉蓋余季弟可行得之廢紙以遺光遠光遠得之喜請曰此公署於都堂者不肯名適

與存苟著其故將遺子孫嗟夫天下之大才不乏也年老格行皆困於吏部而又有幸不幸焉彼三人者因光遠遂表而出山林之士棄於時者多矣幾何而能若三人之幸者哉其有不當廢而廢者幾何而能若片楮之復出哉光遠業行日修登崇伊始雖覆金甌亦儒者分內事况名在八品乎余待罪最久棄者不能取廢者不能起賸賸循故常守廢紙猶望其自幸其可恥哉因手續而重有感又以勵光遠云

廖氏園亭記

予蚤聞涿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楊全州廷鎮亦居涿相從游衡山舟中語廖始悉且諗予曰廖有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綵堂者則吾同年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有待於吾子焉予惟廷鎮文軌虞歐居且與廖同

里其誰宜為辭不復即聞諸廷鎮者述其槩廖世積善曰應龍雲祥甫國初為宜山縣簿尉棄之歸力於行義多子而者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之山為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葺有加精舍曰淶西度書籍也亭曰青山綠水之間者據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也曰流觴曰梯雲曰翼然者紀其用而表其高出也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為礮瀦而為池花卉風物之芳潤泉實為之淶之治為醴陵始邑也戶繁而州居淶水之陽淶水東來環州而北西山峙其右蓋一州之勝萃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萃於廖氏園亭此其大較也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是記不幾喻日以鉦而或以聲為日哉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不究施者達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徵不益顯哉予因有以告二子焉園

亭游息地也而精舍有書可藏修焉張弛有時我學用昌擴父祖之善而充之嗣葺之大不在茲乎園亭不葺而葺矣苟為景物役而一於游挿架觀美手不一觸則園亭葺而不葺矣麟孫字彥時驥孫字彥良彥時彥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善餘堂記

松江儒學教授張景山宋文定公十一世孫也南渡為茶陵人其大父名堂善餘俾有壬擴其說以勵其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之餘慶說者謂天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者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然必積累而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洪河漲江滔滔蕩蕩翰委不竭儲者厚來者遠故及者無窮潢汙溝澮自給不足尚何望其遠及哉文定公一代偉人治獄多所全宥子孫世世有聞也子孫有聞非富貴之謂也富貴得不以道重而圯族輕而辱先

謂有後可乎身白衣而詩書之訓不息使人目之曰某也某賢之  
後也謂無後可乎景山博學有文章嘗為儒學正武昌力舉其廢  
及格擢松江不赴館閣知其賢薦為湖廣儒學副提舉中書報可  
而畫於新格性孤潔一飲食不苟精軒岐之學有愬者風雨寒暑  
赴之貨糈不入於心世之及人切者莫若醫明者或失之貪否則  
負藝偃蹇不屑貧下明而不貪且能救人之急予獨見景山耳故  
樂為之記而又為之竭其說焉餘有二義饒裕也殘賸也饒裕則  
文定之見於今日是也殘賸則所為有限用之隨盡矣昔文定公  
為良相活天下景山以儒為良醫活人相為終始善餘流慶又將  
權輿於今日景山併以語而族使皆為善如景山以充善餘之餘  
勿使人以鐵爐步志見詬則善矣

